摛藻堂四庫全書薈要

经部

欽定四庫全書薈要

經部

欽定禮記義疏卷四十二

詳校官編修臣程嘉謨

欽定四庫全書薈要卷二千五百五　經部

欽定禮記義疏卷四十二

玉藻第十三之二

始冠緇布冠自諸侯下達冠而敝之可也冠古亂反布冠如字下並敝音弊本亦作弊

正義鄭氏康成曰緇布冠本太古耳非時王之法服也　孔氏穎達曰從諸侯下達於士其初加者是緇布冠不復常著冠而敝去之可也　周氏諝曰用緇

布者所以立本也然非以趨時故既冠而即敝之可
也
案崇本尚質而導人心於朴淳則始加緇布之深意
也故冠義以此始玆雜明冠制亦以此始
總論孔氏穎達曰自此至桓公始也一節廣論上下
及吉凶冠之所用唯五十不散送及親没不髦記者
雜録厠在其閒
玄冠朱組纓天子之冠也緇布冠繢緌諸侯之冠也玄

冠丹組纓諸侯之齊冠也玄冠綦組纓士之齊冠也繢又作繪戶內反緌本又作蕤耳佳反齊側皆反綦音其徐其記反

正義鄭氏康成曰玄冠朱組纓緇布冠繢緌始冠之冠也玄冠委貌也諸侯緇布冠有緌尊者飾也孔疏郊特牲士冠禮皆云其緌也吾未之聞謂大夫士也此云繢緌諸侯之冠故云尊者飾也繢或作繪緌或作蕤齊冠言齊時所服也孔疏言齊者兼祭祀之時故曲禮云立如齊恐此齊亦兼祭祀故言齊時所服其祭諸侯則玄冕也陳氏祥道曰朱以著正陽之色繢以備五采之文五采雖美不若正陽之

純純其飾所以異也諸侯與士之齊則同而尊卑之分則異同故皆玄冠以一其誠異故組纓殊色以辨其等丹則顯綦蒼艾色則晦也　方氏慤曰天子言纓諸侯言緌互相備爾玄則純乎天之色縞則雜以地之色故以為天子諸侯隆殺之辨齊之冠一以玄者以陰幽思也　馬氏晞孟曰委貌之制不可考觀周禮言冠弁而康成以委貌言之則委貌類弁矣范文子以杖擊其子而折委笄則委貌有笄矣士冠禮

緇布冠有緌無笄而皮弁爵弁有笄則委貌殊於緇布冠類於弁可知也周官司服其祭服有玄端素端記曰太古冠布齊則緇之又曰齊之玄也又曰齊玄而養又曰玄冕齊戒荀子曰端衣玄裳鞔而乘路蓋太古之祭冠以緇周之祭冠以玄天子齊則玄冕而玄端所以鞔而乘路者也諸侯而下則玄冠玄端而已所謂丹綦組緌是也　朱氏申曰朱與丹皆赤類也然朱則含陽焉丹則受陽而已繢與綦皆雜色也

然續則以畫綦則染之而已

存疑鄭氏康成曰四命以上齊祭異冠孔疏諸侯玄冕祭玄冠齊孤則爵弁祭亦玄冠齊是齊祭異冠也其三命以下大夫則朝服以祭士玄端以祭皆玄冠是齊祭同冠天子之士與諸侯上大夫同天子大夫與諸侯孤同此云四命齊祭異冠謂自祭助祭於君則齊祭同冠也鄭荅趙商云齊祭謂齊時一冠祭時亦一冠四命乃然大夫冕士弁而祭於君齊時服之祭時服之鄭言是助祭齊祭同冠若然士之助祭齊服應服爵弁而鄭注旅賁氏云服玄端不服爵弁者熊氏云士助王祭祀服爵弁若助王受朝覲齊時則服玄端義或然也

陳氏祥道曰天子諸侯大夫齊祭異服特天子於羣小祀皆玄冕則齊祭

同服

存異陸氏佃曰玄冠丹組纓亦天子之齊冠

案記謂夏之末造有諸侯冠禮自必有天子冠禮而此朱組纓繢緌誠如鄭云始冠之冠蓋夏之末造興焉至周彌文矣冠之制有三冕最尊弁次之冠又次之故冕弁不得妄干而冠自天子下達然天子亦止用之燕居耳此言齊冠不及天子天子齊以冕故也陸謂玄冠丹組纓亦天子齊冠則無別矣且羣小祀

祀之最卑者也猶必玄冕是天子無以冠齊者陳氏以齊祭異冠兼大夫較鄭四命以上之義爲長蓋玄冠丹組纓諸侯之齊冠則諸侯以下齊必以冠可知乃雜記有云大夫冕而祭於公弁而祭於已士弁而祭於公冠而祭於已即謂雜記大夫爲孤而士則固弁而祭於公是雖小國之大夫亦當弁而祭於公也以齊無不玄冠之諸侯以祭有弁之士齊祭異冠矣而顧謂四命以上始然宜乎來趙商之問而孔氏輾

轉以求申其說終疑其義之或然哉

縞冠玄武子姓之冠也縞冠素紕既祥之冠也垂緌五寸惰游之士也玄冠縞武不齒之服也縞古老反又古報反紕音埤又埤支反惰徒臥反

正義鄭氏康成曰縞冠玄武謂父有喪服子為之不純吉也武冠卷也古者冠卷殊孔疏卷用玄而冠用縞冠卷異色紕讀如埤緣邉也既祥之冠已祥祭而服之也閒傳曰大祥素縞麻衣垂緌五寸亦縞冠素紕凶服之象也

〔孔疏以文承上故知縞冠素紕而加垂緌五寸〕垂長緌明非既祥不齒所放不帥教者　孔氏穎達曰姓生也孫是子之所生故云子姓武用玄玄是吉〔方氏慤曰武在下為父而玄親親於下也〕冠用縞縞是凶〔方氏慤曰冠在上為祖而縞尊尊於上也〕吉而雜凶不純吉也縞冠素紕緣冠兩邊及冠卷之下畔其冠與卷身皆用縞未純吉之祭服也但以素緣耳　方氏慤曰既祥之冠不以布而以縞吉事之先見也紕不以采而以素有禫餘哀故也　陳氏祥道曰子姓之縞冠玄武

則凶其上不齒之玄冠縞武則凶其下凶其上以父之有服故也凶其下以下之自貽故也　吴氏澄曰對有服之父而言則曰子對所為服之祖而言則曰孫故兼言子姓　應氏鏞曰垂緌五寸游曳而長非法服也蓋勤飭者敏於趨事謹於守禮故緌必短惰游者怠於事而侈於飾故特長

通論孔氏穎達曰縞是生絹而近吉當祥祭之時身著朝服首著縞冠以其漸吉故也不言以素為紕故

喪服小記云除成喪者朝服縞冠雜記祥主人之除也於夕為期朝服鄭云祭猶縞冠雜記又云既祥雖不當縞者必縞據此皆云祥祭縞冠若既祥之後微申孝子哀情故加以素紕以素重於縞也檢勘經注如此而皇謂縞重素輕祥祭之時以素為冠以縞為紕紕得冠名祥祭之後以縞為冠以素為紕亦冠得紕名素冠文無所出不知皇何據案禮無素冠詩序見素冠陳氏祥道曰惰游之責輕於不齒而縞冠素紕垂緌五

寸重於玄冠縞武何也蓋惰游者一時之過茍變惰游以趨職事則縞冠垂緌棄之可也若夫玄冠縞武或服之終身或服之三年故以重馭暫義也以輕馭久仁也義故民畏其威仁故民懷其德

存疑鄭氏康成曰惰游罷民也孔疏周禮坐嘉石之罷民

辨正陸氏佃曰惰游言士非罷民著矣亦言士猶以士望之

案居冠不緌而游惰之士常垂緌以為飾則使之縞

冠素紕加垂緌五寸無喪若有喪以深著無事若有事之深可閲也

居冠屬武自天子下達有事然後緌（屬章欲反）

正義鄭氏康成曰居燕居也著冠於武少威儀有事然後緌燕無事者去飾

通論周氏諝曰諸侯齊與燕雖皆用玄冠然齊冠不屬卷而加緌則齊與燕其服不能無小異　陳氏祥道曰子姓之冠縞冠玄武不齒之冠玄冠縞武則非

子姓與不齒冠武同色也雜記曰委武玄縞而后蕤則武亦謂之委以其若冠之足故曰武以其委於下故曰委

冠武者冠之卷儀禮斬衰外畢注冠前後屈而出縫於武賈疏前後兩頭皆在武下向外出反屈之縫於武縫畢向外故云外畢是惟斬衰外畢諸冠皆内畢也若冠不與武相屬則制冠猶未畢何以冠乎喪大記加武帶經謂加經於冠之武非前冠無武至此加武也固冠在纓不在武此節文義

以有事與居對以後緌與屬武對言常時纓屬於武故無緌有事乃繫纓於笄以固冠而因垂其餘以為飾乃有緌也

存疑孔氏穎達曰若非燕居則冠與武别臨著乃合之有儀飾故也　陳氏祥道曰古者施冠於首然後加武以約之喪大記襲裘加武則武之設所以約冠居冠屬武則非燕居武不屬於冠也喪冠條屬則非有喪者纓武異材也　方氏慤曰君子動而有為則

詳而文靜而無事則冔而質居冠屬武冔而質也

五十不散送親沒不髦大帛不緌玄冠紫緌自魯桓公始也散悉但反髦音毛

正義鄭氏康成曰五十送喪不散麻始衰不備禮也孔疏始死三日之前要絰散垂三日之後乃絞之至葬啓殯已後亦散垂既葬乃絞五十既衰不能備禮故不散垂不髦去為子之飾大帛不緌去飾也　周氏諝曰五十不散送養筋力於始衰之年親沒不髦責成人於親沒之後大帛不緌異於吉也　方氏慤曰紫

色非正也後世用之自桓公始

存異鄭氏康成曰帛當為白謂白布冠凶服玄冠紫緌僭宋王者之後服也孔疏以祭周公用白牡乘大路是魯用殷禮故疑紫緌僭宋後緌當用繢孔疏以上文云緇布冠繢緌諸侯之冠故知也

案雜記大白與緇布連文則白布冠居喪所服此大帛則素繒凡有憂者之服如衛文公大帛之冠及秦伯素服郊次用之不必改此帛為白孔子惡紫奪朱時人好紫桓公以為緌耳宋王者之後服紫何據乎

天子朱紘諸侯青紘則青緌者宜也始冠之緇布績緌冠而敝之矣豈以為常乎

朝玄端夕深衣深衣三袪縫齊倍要衽當旁袂可以回肘朝直遥反袪起魚反縫音逢齊音咨要一遥反衽而審反又而鴆反肘竹丑反

正義鄭氏康成曰謂大夫士也孔疏朝玄端與君不同故知是大夫士

三袪者謂要中之數也袪尺二寸圍之為二尺四寸三之七尺二寸孔疏深衣云幅十有二以計之幅廣二尺二寸邉各去縫一寸餘有一尺八寸裳每幅交解之濶頭廣尺二寸狹頭廣六寸此寛頭嚮下狹頭向上要中十二幅廣各六寸故為七

尺二寸縫紩也紩下齊倍要中齊丈四尺四寸孔疏下齊十二幅各廣尺二寸故為一丈四尺四寸衽謂裳幅所交裂也袂可以回肘二尺二寸之節孔疏肘長尺二寸故可以回肘也凡衽者或殺而下孔疏謂喪服之衽廣頭在上狭頭在下或殺而上孔疏謂深衣之衽寬頭在下狭頭在上是以小要取名焉孔疏深衣與喪服相對為小要兩旁皆有此衽衽屬衣則垂而放之孔疏謂喪服或朝祭之衽屬裳則縫之以合前後孔疏謂深衣之衽上下相變也孔疏謂上體是陽陽體舒散故垂而下下體是陰陰主收斂故縫而合之

孔氏穎達曰袪謂袂末言深衣之廣三倍於袂

末齊謂裳之下畔要謂裳之上畔衽謂裳之交接之處當身之畔深衣衣上屬幅而下裳下屬幅而上相對為衽鄭注深衣鉤邊今之曲裾則宜兩邉而有也

陳氏祥道曰深衣與長中同制異飾連裳方袷直繩旁衽以至裳十二幅要三袪縫齊倍要之類此其所同也深衣之純以采若素長衣之純素而已中衣之飾繡黼丹朱而與長衣又繼揜尺焉盖以其衣裳逺焉故謂之深衣以其袪褏長焉故謂之長衣以其

有表而在中焉故謂之中衣　張氏怡曰禮服殊裳
則衽圍揜前後深衣連裳衽揜向旁也
通論孔氏穎達曰士大夫以視私朝故服玄端若朝
君則朝服也若大夫莫夕葢亦朝服其私朝及在家
大夫士夕皆深衣也
餘論陳氏祥道曰衽之辨有上下其用有左右生者
尚右記曰親始死扱衽是也死者尚左記曰小歛大
歛祭服不倒皆左衽是也

總論孔氏穎達曰自此至弗敢充也一節廣論衣服及裘裼襲之事

長中繼揜尺袷二寸袪尺二寸緣廣寸半以帛裏布非禮也袷音劫廣公曠反

正義鄭氏康成曰其為長衣中衣則繼袂揜一尺若今褎矣深衣則緣而已袷曲領也袪袂口也緣飾邉也中外宜相稱故以帛裏布非禮也冕服絲衣也中衣用素皮弁服朝服玄端麻衣也中衣用布孔疏皮弁服朝

服玄端服三衣用麻麻即十五升布故中衣並用布也 孔氏穎達曰長衣中衣制同有表謂之中衣若露著則曰長衣幅廣二尺二寸長衣中衣以半幅繼續袂口故揜餘一尺也長衣揜必用素中衣揜或布或素隨其衣而然以帛裏布非禮者若朝服用布則中衣不得用帛 陸氏佃曰長衣練冠長衣是也中衣繡黼丹朱中衣是也 周氏諝曰玄冕而上衣用帛者則裏亦用帛皮弁而下衣用布者則裏亦用布 余氏心純曰袂口以半

幅繼續而揜覆一尺此與深衣異袷二寸袪尺二寸緣廣寸半皆與深衣同

通論陳氏祥道曰禮遭君夫人世子之喪將命於大夫主人長衣練冠以受喪服小記大夫士筮宅史練冠長衣以筮是長衣所施趨於凶而非純凶也

士不衣織無君者不貳采衣正色裳閒色衣於既反閒去聲

正義鄭氏康成曰織染絲織之士衣染繒也不貳采

大夫去位宜服玄端玄裳孔疏大夫士去國三月之內服素衣素裳三月之後

則服玄端玄裳衣正色裳閒色謂冕服玄上纁下孔疏玄是天色故為正纁是地色赤黃之雜故為閒色孔氏穎達曰織者前染絲後織此服功多色重大夫以上衣之士賤不得衣也皇氏云正謂青赤黃白黑閒謂綠紅碧紫騮黃青是東方正綠是東方閒木色青木尅土土黃故綠色青黃也赤是南方正紅是南方閒南火赤尅金故紅色赤白也白是西方正碧是西方閒西金尅木故碧色青白也黑是北方正紫是北方閒北水黑尅火故紫色赤

黑也黃是中央正騂黃是中央閒中央土尅水水黑故騂色黃黑也　徐氏師曾曰衣被於上體用正色以得五行之純氣尊之也裳被於下體用閒色以得五行相尅之雜氣卑之也

通論孔氏穎達曰士衣染繒詩庶人得衣錦者禮不下庶人有經而等也唐傳云古者有命民飾車駢馬衣錦非周法下文居士錦帶者直以錦帶非為衣也大夫以上得衣織衣而禮運云衣其澣帛謂先代禮

尚質故也

非列采不入公門振絺綌不入公門表裘不入公門襲裘不入公門振依注讀袗之忍反

正義鄭氏康成曰列采正服振讀為袗禪也孔疏振袗聲相近論語當暑袗絺綌表裘外衣也二者形且褻孔疏形謂其形露見褻謂可鄙褻皆當表之乃出襲裘不入者衣裘必當裼也　方氏慤曰正服則文采備焉故謂之列絺綌為涼必有表衣以蔽之惡褻也表裘固為溫必有正服以被之

惡簡也　陸氏佃曰五等采謂之列采猶五等爵謂之列爵能成列者也　吳氏澄曰裼裘者裼衣外之上服直其領而露出裼衣也襲裘者裼衣外之上服曲其領而掩蔽裼衣也非列采與襲裘同皆為其不文也袗絺綌與表裘同皆為其不敬也

通論孔氏穎達曰檀弓云子游裼裘而弔曾子襲裘而弔皆謂裘上有裼衣裼衣之上有襲衣襲衣之上有正服但據露裼衣不露裼衣為異爾若襲裘不得

入公門也

纊為繭緼為袍禪為絅帛為褶纊音曠繭古典反緼紆粉反又紆郡反絅苦迥反又音迥褶音牒

正義鄭氏康成曰繭袍衣有著之異名也纊新綿緼舊絮也孔疏鄭時以好者為綿惡者為絮　絅謂有衣裳而無裏褶謂有表裏而無著　彭氏汝礪曰纊為繭者纊本是繭為之緼為袍者以舊絮著於夾衣中故為袍此乃袍之賤者子路衣敝緼袍是也袍字通上文纊為繭言

之若著以新綿則爲袍之美者絅蓋單布衣褶以帛爲之即夾衣内無纊縕褶之爲言重也

總論余氏心純曰衣服在躬而不知其名爲罔故以四時燕服之名因制而定者言之繭袍絅褶衣之名纊縕襌帛是制乃衣之所以得名也上二句是寒服下二句是溫服

朝服之以縞也自季康子始也孔子曰朝服而朝卒朔然後服之曰國家未道則不充其服焉（朝直遥反）

正義鄭氏康成曰朝服而朝卒朔然後服之謂諸侯與羣臣也諸侯視朔皮弁服孔疏以上文皆云不入公門下云惟君有黼裘君衣狐白裘皆據諸侯禮也

方氏慤曰朝服以布不以純以緇不以縞後世反之始乎季康子之失禮也禮不盛服不充禮所以行道也故國家未道則不充其服焉此亦孔子所言也

彭氏汝礪曰案家語季康子朝服以縞曾子問於孔子曰禮乎孔子曰君臣視朝上下同服緇衣羔裘惟諸侯皮弁以告朔卒朔然後服縞

以視朝王肅注孔子惡指斥康子但言諸侯明朝服不用縞

存疑鄭氏康成曰朝服以縞亦僭宋王者之後孔疏王制殷人縞衣而養老燕服則為朝服宋是殷後故朝服以縞也未道未合乎道謂若衛文公者

陸氏佃曰卒朔卒告朔也告朔已然後退而聽朔案告朔於廟退即聽朔於廟之門其事乃卒本屬一事亦無易服處陸云告朔卒乃聽朔亦小誤

方氏慤曰天子皮弁視朝玄端聽朔卒朔事然後視朝事故卒朔然後服朝服也案家語言因視朔而視朝

然後服縞若常朝不可服縞非謂卒朔易朝服也方似小誤

唯君有黼裘以誓省大裘非古也黼音甫

正義鄭氏康成曰僭天子也天子祭上帝則大裘而冕大裘羔裘也黼裘以羔與狐白雜為黼文省當為獮獮秋田也國君有黼裘誓獮田之禮　孔氏頴達曰君諸侯也禮唯許諸侯服黼裘以誓軍衆田獵不得服大裘冬始裘而秋田用黼裘者始誓殺須威也

餘論陳氏祥道曰周禮獻皮以掌皮攻皮以裘氏獻

裘以司裘司裘為大裘以共王祀天之服中秋獻良裘季秋獻功裘鄭氏曰良裘因其良時而用之所謂黼裘與功裘人功微粗謂狐青麛裘之屬然則良裘其質美功裘其功多良裘非特黼裘功裘非特狐青麛裘

存疑方氏慤曰省如字謂春省耕秋省斂　陳氏祥道曰祀天尚道故以大裘誓省尚義故以黼裘誓則前期十日大宰帥執事卜日遂戒是也省則前祭一

日大宰及執事眡滌濯宗伯大祭祀省牲眡滌濯是也司寇大祭祀納亨前王郊特牲卜之日王立於澤親聽誓命則王於誓省皆與之也先王制禮盥重於既薦幣貴於未將則禮常嚴於未然之前祭祀治官以治之刑官以涖之則義常肅於行禮之際則𧀼䘳以誓省宜矣　鄭氏康成曰時大夫又有大䘳也孔疏以經云唯君則知時臣亦為之

案𧀼為斧形取斷制之義於治軍秋殺為合故鄭以

音之近讀省為獮方繹以省耕省斂於斧義何取陳
因鄭大裘祀天之說謂誓即郊之聽誓於澤省即郊
前一日之省牲而黼裘以郊之誓省絶無可據且春
秋時亦安有大夫以黼裘僭郊祀而誓省者記不斥
其僭天子郊之大無禮而指其僭君黼裘之小失乎
玩經意當是言諸侯唯以黼裘誓省而今以大裘誓
省僭天子服耳鄭以大夫相形反支而窒
君衣狐白裘錦衣以裼之君之右虎裘厥左狼裘士不

衣狐白（衣於既反　裼思歷反）

正義鄭氏康成曰君衣狐白毛之裘則以素錦為衣覆之使可裼也袒而有衣曰裼必覆之者裘褻也詩曰衣錦絅衣裳錦絅裳然則錦衣復有上衣明矣（孔疏錦衣之上更有衣覆之以無正文故引詩　案絅詩作褧昏禮作景加之以為行道禦塵及門則脫之矣不當以此為証）天子狐白之上衣皮弁服與（孔疏知皮弁服者狐白既白皮弁服亦白錦衣亦白三者相稱也）凡裼衣象裘色也（孔疏狐白裘用錦衣為裼狐青裘用玄衣為裼羔裘用緇衣為裼是裼衣與裘色相近也）右虎裘左狼裘衛尊者

宜武猛也士不衣狐白辟君也狐之白者少以少為貴也　陳氏祥道曰狐白所以象德之成狐青所以象仁之發故狐白錦衣為人君之服狐青而下為君子之服言君子之服則大夫士同之也夫天下無粹白之狐而有粹白之裘則狐白裘天下之尤難得者右虎裘左狼裘則武士之衛君如手足之衛身也周官虎賁氏掌先後王而趨以卒伍旅賁氏掌執戈盾夾王車而趨左右皆八人然則君之左右蓋旅賁之

類也案大司馬僕與車右亦分左右旅賁十六人則在車下者所謂夾王車是也

通論孔氏穎達曰天子視朝服皮弁服則天子皮弁之下有狐白錦衣也諸侯於天子之朝亦然故秦詩云君子至止錦衣狐裘此經云君則天子兼諸侯也下云士不衣狐白則卿大夫亦得衣狐白也其裼則不用錦衣熊氏云當用素衣為裼士既不衣狐白熊氏云用麛裘素裼也

存疑周氏諝曰衣裘之色雖以相稱為貴然狐青裘

加以玄綃衣白麛裘加以蒼黄之絞衣不必一色則冕服雖玄衣不害其加於狐白裘與狐青裘之上皮弁雖白布衣亦不害其加於黑羔裘之上

君子狐青裘豹褎玄綃衣以裼之麛裘青豻褎絞衣以裼之羔裘豹飾緇衣以裼之狐裘黄衣以裼之錦衣狐裘諸侯之服也豹包教反綃音消麛音迷豻音岸絞戸交反

正義鄭氏康成曰君子大夫士也孔疏上文已云君故知是大夫士

綃綺屬也染之以玄於狐青裘相宜狐青裘盖玄衣

之裘孔疏熊氏云六冕皆有裘此云玄謂六冕及爵弁也則天子諸侯皆然而云大夫士者君用純狐青大夫士雜以豹褎豻胡犬也絞蒼黄之色也孔子素衣麛裘飾猶褎也孔子緇衣羔裘黄衣大蜡時臘先祖之服孔疏郊特牲黄衣黄冠而祭所以息田夫此息民謂之臘故月令孟冬臘先祖五祀是黄衣為臘先祖之服　孔子黄衣狐裘非諸侯則不用錦衣為裼　孔氏穎達曰以狐青為裘豹皮為褎用玄綃之衣以覆裼之也　方氏慤曰錦衣以裼燕居之狐裘也玄綃衣以裼祭祀之狐裘也黄衣以裼息民之狐裘也言

綃則錦衣以降裼皆用綃可知狐有青有白有黄前言青言白以與衣異故也此不言從其衣之黄可知麛裘為聽朔之服羔裘為視朝之服麛鹿子羔羊子於豻言褎則知豹之為飾亦褎矣褎言其體飾言其用

案論語裼衣必與裘色相稱而此微異或原不必一色者時人禮服之所同而必純一者聖人之所獨也至凡裘天子諸侯用全臣則飾異禮服確然詩於君

言羔裘逍遥於卿大夫言羔裘豹袖羔裘豹飾可據

不得以犬羊之裘至賤不飾為難也

犬羊之裘不裼不文飾也不裼裘之裼也見美也弔則

襲不盡飾也君在則裼盡飾也服之襲也充美也是故

尸襲執玉龜襲無事則裼弗敢充也見賢遍反

正義鄭氏康成曰犬羊之裘質略亦庶人無文飾故

不裼裼主於有文飾之事君子於事以見美為敬也

喪非所以見美故襲君在則裼謂臣於君所也充猶

覆也所敬不主於君則襲尸尊則襲執玉龜襲重寶瑞也無事則裼謂已致龜玉也　孔氏穎達曰案聘禮使臣行聘之時主於敬不主於文故襲裘至行享之時主於文故裼裘裘之裼者謂裘上加裼衣裼衣上雖加他服猶開露裼衣見裼衣之美以為敬也弔襲謂主人既小斂之後若未斂則裼裘檀弓子游裼裘而弔是也君在之時則露此裼衣盡其文飾之道以敬於君也服之襲充美也者此謂君之不在臣所

加上服掩襲裼衣覆蓋裼衣之美以君不在敬心殺故也凡敬有二體子於父以質爲敬故於父母之所不敢袒裼臣於君以文爲敬故於君所則裼若平敵以下亦襲以其質畧故所襲雖同其意異也尸處尊位無敬於下故襲也凡執玉得襲謂尋常執玉若聘禮執圭璋致聘則襲執璧琮行享雖玉亦裼也瑞是享禮庭實之物執之亦裼若尋常所執及卜則襲敬其神靈也無事則裼謂已致瑞玉在君之前不敢充

覆其美也若不在君所無事則襲也　劉氏曰六冕服皆黑羔裘禮惟云大裘而冕下冕皆不言裘案下冕不言裘者以大裘而冕則下冕皆裘不言而可知　方氏慤曰由內達外則有裘而後有裼故於裼言裘自外至內則有服而後有襲故於襲言服由內達外則出乎顯故曰見美以示其文自外至內則入乎隱故曰充美以示其質　彭氏汝礪曰前言羔裘有裼衣此羊裘不裼者羔乃羊子貴者服之此羊裘賤也

存疑孔氏穎達曰皇氏云六冕及爵弁無裘先加明衣次加中衣冬則次加袍襺夏則不袍襺用葛次加祭服若朝服布衣亦先以明衣親身次加中衣冬則次加裘裘上加裼衣裼上加朝服夏則中衣上不用裘而加葛葛上加朝服熊氏云六冕及爵弁君以純狐青大夫士雜以豹褎謂之功裘内外諸侯朝服則以羔為裘不用狐青劉氏云禮惟云大裘而冕下冕皆不言裘案祭服無裘文無所出大裘上有衣則與

玄冕無異是以小祀與昊天服同二家皆非熊氏為勝　方氏慤曰夫裘之上有裼衣裼衣之上有襲衣襲衣之上有正服則所謂裼者未嘗無襲由露其裼衣故謂之裼爾所謂襲者未嘗無裼由掩以襲衣故謂之襲爾

案皇氏祭服無裘說斷非也劉氏六冕皆羔裘証之周禮而合孔之祖熊據鄭大裘祭天而不知龍衮以祭記首明言大裘上有龍衮如何與玄冕無别詩言

羔裘逍遥狐裘以朝安見諸侯朝不可狐青乎白虎通云天子狐白諸侯狐黄大夫狐蒼士惟羔存以備一説　又案如方説則既襲矣美何從見必釋禮衣去襲衣而後美可見若裼衣而來亦必釋禮衣加襲衣而後美可充當行禮時不應若是煩擾疑只一衣直領左右襟皆有小衽衽相掩則襲屈衽藏之即裼如孝子露肩臂即袒納肩臂於袖即襲也

笏天子以球玉諸侯以象大夫以魚須文竹士竹本象

可也球音求須崔陸音班孔陳如字文孔陳去聲崔陸平聲

正義鄭氏康成曰球美玉也孔疏案釋地云西北之美者有崑崙墟之璆琳琅玕焉璆琳美玉球與璆通文猶飾也大夫士飾竹以為笏不敢與君並用純物也　孔氏穎達曰自此至去一一節明天子以下笏所用之物並明用笏之事及闊狹長短魚須文竹庾氏云以鮫魚須飾竹以成文士以竹為本質以象牙飾其邊緣言可者通許之辭　陳氏祥道曰玉德之美象義之辨竹禮之節天子尚德諸

侯貴義大夫士則循禮而已此笏所以異也大夫近尊而其勢屈士逺尊而其禮伸此飾所以異也　馬氏睎孟曰象也者馴物也諸侯之在外以順為行故其笏用象大夫士皆事人者也事人者以貞固為節故其笏用竹

存疑盧氏植曰大夫以魚須及文竹為笏　崔氏靈恩曰用文竹及魚班　陸氏德明曰以魚班飾文竹之邊　陸氏佃曰竹有節而已大夫則又有文焉士

以竹本為正若或用象亦許故曰象可也　陳氏祥道曰象諸侯所以為笏者士畢而伸故飾笏用馬先儒謂以象飾其本誤矣　應氏鏞曰爾雅魚曰須盖魚之所以鼓息者在須故也　吴氏澄曰文者其飾也本者其質也俱飾竹也互言之爾大夫竹質而魚須為之飾士象飾而竹為之質也　陳氏澔曰陸氏音須為班而疏引庾氏說與應氏說相近宜讀如字案魚須文竹古制莫考盧氏崔氏以魚須文竹為二

物陳氏陸氏則以魚皮飾竹應氏吴氏則以魚須飾竹或有謂笏首刻魚須形以為飾皆無徵姑並存其說士亦以竹為笏而以象飾其本可也

見於天子與射無說笏入大廟說笏非禮也小功不說笏當事免則說之既搢必盥雖有執於朝弗有盥矣凡有指畫於君前用笏造受命於君前則書於笏笏畢用也因飾焉說本又作稅同他活反免音問畫呼麥反造七報反

正義鄭氏康成曰言凡吉事無所說笏孔疏凡者非一之辭下文

小功不說則大功以上皆說之故云惟吉事無所說笏也太廟之中惟君當事說笏免悲哀哭踊之時不在於記事也小功輕不當事可以搢笏搢笏輒盥為必執事也畢盡也　孔氏穎達曰天子尊極恐臣畏懼不敢執笏故特言見於天子明臣見君無不執笏也笏所以記事射所以正威儀太廟之中雖當事之時亦執笏也君入太廟當事則說笏時臣驕泰僭放於君當事亦說笏故記者明其非禮既搢笏於帶必盥洗其手謂須預潔淨於後

雖有執事於朝不須盟矣以其初盟已畢也造詣君前而受命則書記於笏笏畢用者謂事事皆用笏記之故因而飾以為上下等級焉　陸氏佃曰見於天子執贄大宗伯公執桓圭侯執信圭是也射亦執贄射人三公執璧孤執皮帛是也雖有所執猶有所搢故曰見於天子與射無說笏　陳氏祥道曰小功則禮可以勝情故不說當事而免則事可以勝禮故說之　方氏慤曰指指其事之意而定之畫畫其事之

分而籌之皆不敢徒手而為之嫌大慤也書已之思則記之將以獻乎上書君之命則記之將以行乎下也此笏所以為畢用與

笏度二尺有六寸其中博三寸其殺六分而去一去起呂反殺去聲

正義孔氏穎達曰云其中博三寸明上下二首不博三寸也

存疑鄭氏康成曰殺猶杼也孔疏案玉人云天子杼上此云殺故知殺猶杼

天子杼上終葵首諸侯不終葵首孔疏以玉人云天子終葵首則諸侯不終葵首可知大夫士又杼其下首廣二寸半　孔氏穎達曰天子諸侯上首廣二寸半其天子椎頭不殺也惟笏中央同博三寸天子諸侯從中以上稍稍漸殺至上首六分三寸而去其一餘有二寸半在大夫士又從中以下漸漸殺至下首亦六分而去一諸侯既南面之君同殺其上大夫士北面之臣宜俱殺其下也

辨正王氏炎曰大圭天子服之非臣下所得用笏則

自天子諸侯至大夫士皆有之其非大圭明矣鄭以大圭為笏未見其可也且記言其中博三寸則是上下皆殺也其殺六分去一則上下皆二寸半也又安知天子諸侯殺其上大夫士殺其下乎

而素帶終辟大夫素帶辟垂士練帶率下辟居士錦帶弟子縞帶辟鄭讀裨下同率音律下同

正義鄭氏康成曰而素帶終辟謂諸侯陳氏澔曰而字下脫諸侯字諸侯不朱裏合素為之如今衣帶為之下天子也

大夫亦如之率綷也士以下皆禪不合而綷積如

今作幧頭為之也辟讀如裨冕之裨裨謂以繒采飾

其側人君充之孔疏充滿也天子諸侯飾帶從首及末偏滿皆飾大夫裨其

紐及末士裨其末而已居士道藝處士也此亂脫在

是宜承朱裏終辟　孔氏穎達曰自此以下至皆從

男子明帶及韠韍及王后以下衣服等差上下爛脫

今一依鄭注為先後此章總論帶之義也諸侯以素

為帶不以朱為裏亦用朱緣終裨士熟帛練為帶用

禪帛兩邊繂而已繂謂緶緝也下辟者帶垂者必反屈嚮上又垂而下大夫則總皆裨之士則惟裨嚮下垂者居士用錦為帶尚文也弟子用生縞為帶尚質也 方氏慤曰凡帶繚於要者為鞶垂於前者為紳天子諸侯終辟則自鞶至紳皆辟也大夫辟垂於鞶則否士下辟則紳之下而已於上則否也降殺之異如此至於以潔白約其身無貴賤一也居士有由中之良貴則服錦帶以象之弟子有受道之素質則服

縞帶以象之惟其稱也　陳氏祥道曰天子至士帶皆合帛為之或以素或以練或終辟或辟垂或下辟其飾或朱緑或玄華蓋素得於自然練成於人功終辟則所積者備辟垂下辟則所積者少居士錦以其有備成之文也鄉飲酒禮主人就先生而謀賓介鄭謂賓介處士也鄉射禮徵惟所欲以告於先生君子鄭云君子處士也此蓋處士之未仕者與

存疑孔氏穎達曰大夫素帶不終裨但以玄華裨其

身之兩旁及屈垂者案此與正義不符

案此及下三寸長齊於帶至紳韠結三齊又大夫大帶至無箴功又肆束及帶至擁之鄭注俱謂為亂脫宜各有所承孔疏亦謂當依鄭注為先後二家之說如此然猶存記文之舊而不之改先儒闕疑承誤之意有固然耳陳氏集說遽依鄭注改攛仍無一語申明改攛之意若記文次第本如是者然似非儒者存經之義且據此注謂自而素帶亂脫在是宜承朱裏

終辟是明謂此節宜在天子素帶朱裏終辟之下非謂天子素帶八字宜在此而素帶之上也集說乃移天子句於此而以而素帶終辟承之則從鄭說中又自以臆為次第也昔朱子注易移天一地二二十字於繫傳第九章之首此在大儒則可至蔡氏改武成則仍存本文加注而以考定武成附其後蓋不敢毅然以删定自任也下此者而欲以朱子為例其去俞王五家之割裂周官經者幾何謹照原文次第而載

鄭說以明之學者亦可得其大槩矣

并紐約用組紐女久反

正義孔氏穎達曰并並也紐謂帶之交結處約者以物穿紐約結其帶天子以下至弟子之等其所紐約之物並用組爲之

韠君朱大夫素士爵韋圜殺直天子直公侯前後方大夫前方後挫角士前後正韠音必圜音圓殺去聲挫作臥反

正義鄭氏康成曰此玄端服之韠孔疏案士冠禮玄端玄裳黃裳雜裳

爵韠謂士玄端之韠此云士爵韋故知是玄端之韠韠之言蔽也凡韠以韋為之必象裳色則天子諸侯玄端朱裳孔疏以韠從裳色若祭服則君大夫士同纁裳也大夫素裳孔疏大夫玄端素裳故素韠惟士玄裳黃裳雜裳也皮弁服皆素韠孔疏士冠禮皮弁服素韠云皆者君與大夫士皮弁皆然圜殺直目韠制也天子四角直無圜殺公侯殺四角使之方變於天子也所殺者去上下各五寸大夫圜其上角變於君也韠以下為前以上為後士賤與君同不嫌也正直方之間語也孔疏正謂不衺也直而不衺謂之正方而不衺

亦謂之正故云直方之閒 孔氏穎達曰圜則大夫前方後挫角謂挫上角使圜不令方也殺則諸侯前後方謂殺四角上下各去五寸所去之處以物補飾之使方也直則天子直是也 陳氏祥道曰天子之韠直其會龍火與山諸侯前後方其會火以下大夫前方後挫角其會山而已鄭氏謂山取其仁火取其明龍取其變天子備焉諸侯火而下卿大夫山士韎韋 方氏慤曰韠以韋為之一而已士言爵韋者舉卑以見尊也

曰君則兼天子諸侯言之矣然詩以赤芾為諸侯之服者蓋諸侯之在國則朱芾以存臨下之仁在朝則赤芾以示事上之禮故也天子體天以臨下故直諸侯法地以事上故方於方言前後則直亦前後可知所謂直則必方矣所謂方則未必直也此其所以為殺與

通論孔氏穎達曰知朱韠非祭服韠者若其祭服則天子諸侯祭服玄衣纁裳其韠則君與大夫士無別

同是赤色何得云大夫素士爵韋且祭服之韠大夫以上謂之韍士爵弁謂之韎韐不得稱韠故知非祭服也　陳氏祥道曰士冠禮於皮弁玄端皆言韠於爵弁言韎韐詩於素韠言韠於朱芾赤芾乃言芾是韠者芾之通稱而芾與韎韐異其名所以尊祭服也君韠雖以朱而諸侯朝王亦赤芾詩曰赤芾在股赤芾金舄是也士雖以爵凡君子之齊服皆爵韠記曰齊則綪結佩而爵韠是也采芑言方叔之將兵韍以

朱瞻彼洛矣言作六師而韍以靺韐者盖兵事韋弁服韋弁服纁裳故貴者以朱芾卑者以靺韐靺韐即所謂緼韍　陳氏澔曰詩疏曰古者佃魚而食因衣其皮先知蔽前後知蔽後後王易之以布帛而猶存其蔽前者重古道不忘本也士服爵弁以靺韐配之則服冕者以芾配之

餘論成氏伯璵曰古者韠韍用皮今用絲以代之故其字從絲也

總論孔氏穎達曰此總明韠韍上下尊卑之制寀雜記云會去上五寸紕以爵韋六寸不至下五寸純以素紃以五采會謂上領縫也領之所用蓋與紕同鄭此言即上去五寸是領也以爵韋為領其會之下兩邊皆紕以爵韋表裏各三寸下所云五寸紕所不至者紕以素紃以五采也韠制大畧如此或據禮圖形如要鼓以今參驗不附人情　吳氏澄曰韠之制長三尺上廣一尺下廣二尺天子自上之左右角廣一

尺處斜裁至下之左右角廣二尺處盡其所裁一直而無所屈故曰直諸侯自上之左右角正裁而下至五寸止止處亦廣一尺自下之左右角正裁而上至五寸止止處亦廣二尺又自上五寸之下廣一尺處斜裁至下五寸之上廣二尺處止上下各有五寸皆不斜裁故方大夫自下之左右角正裁而上至五寸止止處廣二尺就此廣處左右皆斜裁之至上左右角廣一尺處盡其上端之左右及左右之兩邉各剡

一寸去其兩角其下端裁方與諸侯同上端不裁方但剡其兩角而已故圜士之下端左右角亦裁方上至五寸而止止處廣二尺亦就止處斜裁至上端廣一尺處晝如大夫但不剡圜二角葢後直而前方故曰前後正上端用爵韋横紕表裏各五寸中間長二尺亦用爵韋紕其左右二邉表裏各廣三寸其下端用生帛横緣表裏各五寸其四角領紕邉紕下緣相接處用五采之紃斜襯其兩緣之交會處

存疑鄭氏康成曰天子之士則直諸侯之士則方

陸氏佃曰朱爵弁之韠素皮弁之韠爵玄端之韠君

主爵弁大夫主皮弁士主玄端

韠下廣二尺上廣一尺長三尺其頸五寸肩革帶博二

寸頸古井反又吉成反

正義鄭氏康成曰頸五寸亦謂廣也頸中央肩兩角

皆上接革帶以繫之肩與革帶廣同孔疏上下及肩與革帶俱二寸

凡佩繫於革帶孔疏以韠繫於革帶恐佩繫於大帶故云然以大帶用組約其物細小不

堪懸韠佩故也

方氏慤曰肩兩角也以在兩旁如人之肩也以繫於帶故並言革帶之博焉　吴氏澄曰中頸廣五寸左右肩各廣二寸頸至左右肩中間相去各五寸合為一尺與韠之上端同廣　成氏伯璵曰中紐謂之頸以皮為之兩邉紐謂之肩皆穿於革帶者存疑陳氏祥道曰雜記云會去上五寸又云不至下五寸其中餘二尺也則韠之頸肩在上自頸肩而下其身也鄭氏别以其身之五寸為頸而會為頸縫是

肩在頸上矣

案鄭云皆上接革帶是亦以頸肩在上而未嘗以其身之五寸爲頸也且孔氏申之云其上下及肩與革帶俱二寸是合頸下言之則五寸其實則二寸也其云中央者對兩肩言之耳陳氏誤認而辨之方氏誤認而附之乃謂上下皆大而中特小是豈知形如要鼓孔氏固已斥之矣革帶博二寸與雜帶同廣義或然也

大夫大帶四寸雜帶君朱綠大夫玄華士緇辟二寸再繚四寸凡帶有率無箴功

正義鄭氏康成曰雜猶飾也即上之裨君裨帶上以朱下以綠終之孔疏熊氏云據要為正朱是正色故在上綠是閒色故在下大夫裨垂外以玄內以華華黃色也孔疏熊氏云遠人為外近人為內玄是天色故在外以華對玄故以為黃黃是地色故在內也士裨垂之下外內皆以緇是為緇帶孔疏士既練帶而士冠禮謂之緇帶據韠色言之韠之內外皆用緇也案疏所謂韠即注所謂裨也大夫以上以素皆廣四寸士以練廣二寸

再繚之凡帶有司之帶也亦繂之如士帶矣無箴功則不裨之士雖繂帶裨亦用箴功凡帶不裨下士也此又亂脫在是宜承紳韠結三齊 孔氏穎達曰大夫大帶四寸謂合素為之廣四寸士用單練廣二寸再度繞腰亦四寸有率謂其帶既禪亦以箴緶緝其側但繂襵之而已無別裨飾之箴功 方氏慤曰言雜帶則知素帶之為純言素帶則知雜帶之為采矣存疑陸氏佃曰綠木之間華土之間先儒謂五間綠

紅碧紫驑華即驑也雜帶二寸再繚四寸雜帶之二

當大帶之一

案大帶正服之帶雜帶雜服之帶謂燕私所用正服之帶皆素雜服之帶則天子諸侯有朱有綠大夫有玄有黄士則惟緇而已尊者明卑者闇也大夫以上廣四寸故言大士廣二寸故不言大陸謂雜帶皆二寸恐未然

一命緼韍幽衡再命赤韍幽衡三命赤韍葱衡緼音溫韍音弗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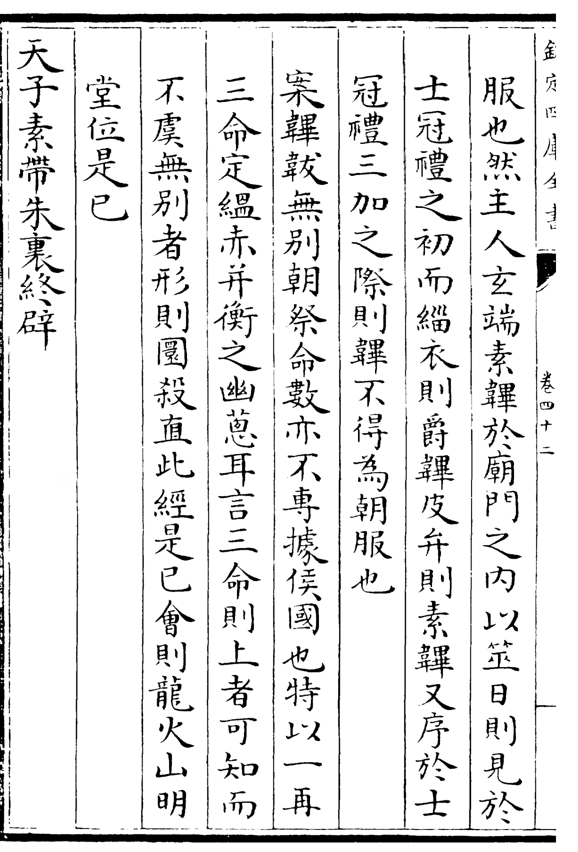
幽讀為黝

正義鄭氏康成曰此玄冕爵弁服之韠孔疏上是玄端之韠此韠異於上尊祭服異其名耳孔疏他服稱韠祭服稱韍是異其名韍之言亦蔽也緼赤黃之間色所謂韎也孔疏士冠禮爵弁韎韐此緼服當彼韎韐蓋以蒨草染之其色淺赤則緼為赤黃之間色衡佩玉之衡也幽讀為黝黑謂之黝青謂之蔥孔疏周禮牧人陰祀用黝牲又孫炎注爾雅云黝青黑蔥則青之異色周禮公侯伯之卿三命其大夫再命其士一命子男之卿再命其大夫一命其士不命孔疏公之卿玄冕侯伯之卿絺

冕

陳氏祥道曰緼則其色雜雜則賤故於士言之赤則其色純矣純則貴故於卿大夫言之　方氏慤曰緼赤黄之色緼者藏也一命其韍用緼以見雖有所緼未足以發見而著明也再命三命爵位漸隆足以發見而著明矣故其韍用赤焉

辨正陳氏祥道曰韍不獨祭服也服其命服朱芾斯皇見於方叔赤芾金舄又歌於會東都之諸侯禮曰君朱大夫素士爵韋又曰赤韍幽衡赤韍蔥衡若朝



服也然主人玄端素韠於廟門之内以筮日則見於士冠禮之初而緇衣則爵韠皮弁則素韠又序於士冠禮三加之際則韠不得為朝服也

寀韠韍無別朝祭命數亦不專據侯國也特以一再三命定緼赤并衡之幽蔥耳言三命則上者可知而不虞無別者形則圜殺直此經是已會則龍火山明堂位是已

天子素帶朱裏終辟

正義鄭氏康成曰天子素帶謂大帶也　孔氏穎達曰天子以素為帶用朱為裏終竟帶身在要及垂皆裨故曰終辟　方氏慤曰帶之體用素示有潔白之德約其身帶之裏用朱示有含陽之德容於心

王后褘衣夫人揄狄褘音翬許韋反下同揄音摇狄同翟

正義鄭氏康成曰褘讀如翬揄讀如摇翬摇皆翟雉名也孔疏爾雅釋鳥伊雒而南素質五色皆備成章曰翬江淮而南青質五色皆備成章曰摇刻繒而畫之著於衣以為飾因以為名也夫人三夫人

孔疏王后夫人其文相次故以夫人為三夫人亦侯伯之夫人也案鄭注周禮內司服侯伯夫人揄狄子男之夫人闕狄　孔氏穎達曰此至從男子論王后以下命婦之服褘衣畫翬於衣六服之最尊也狄讀如翟

通論鄭氏康成曰王者之後夫人亦褘衣孔疏王者之後與天子同故祭其先王亦褘衣也若祭先公則降焉魯祭周公其夫人亦褘衣故明堂位云君袞冕立於阼夫人副褘立於房中　孔氏穎達曰鄭注內司服云褘衣畫翬揄狄畫搖闕翟刻而不畫從王祭先王則服褘衣祭

先公則服揄狄祭羣小祀則服闕翟鞠衣黃桑服也色如鞠塵服之以告桑展衣以禮見王及賓客祿衣御於王之服闕狄赤揺翟青褘衣玄鞠衣黃展衣白祿衣黑其六服皆以素紗為裏　陳氏祥道曰九者陽之窮故王之吉服九六者隂之終故后之吉服六王之服九而祭服六后之服六而祭服三以婦人不預天地山川社稷之祭故也王之服衣裳之色異后之服連衣裳而其色同以婦人之德本末純一故也

王之服禪而無裏后之服裏而不禪以陽成於奇陰成於偶故也崔靈恩謂王后三翟數皆十二三公而下夫人雖數如命數於理或然　方氏慤曰言褘衣則知揄之為衣言揄狄則知褘之為狄鞠衣而下不言狄則以不畫狄故也六服之制上得以兼下下不得而僭上后之褘衣至尊之所獨揄狄則諸侯公夫人之所同狄之為性交有時別有倫守死而不犯分婦德所宜以至后之五路皆重翟其義亦若是而已

存疑孔氏穎達曰三夫人與三公同對王為屈三公執璧與子男同則三夫人亦當與子男夫人同故鄭注司服云三夫人及公之妻其屈狄以下乎為兩解之也　方氏慤曰三夫人屈狄與三公在朝鷩冕同義

案本文言夫人揄狄蓋合三夫人及侯伯夫人言之不應謂三夫人降於侯伯之夫人也司服注本疑辭不足為據且射人三公之璧本與子男之璧不同三

公縱屈於王豈有全同子男之理

三寸長齊於帶紳長制士三尺有司二尺有五寸子游曰參分帶下紳居二焉紳韠結三齊

正義鄭氏康成曰三寸謂約帶紐組之廣也長齊於帶與紳齊也紳帶之垂者言其屈而重也孔疏解垂帶名紳之意論語曰子張書諸紳有司府史之屬也三分帶下而三尺則帶高於中也結約餘也此又亂脫在是宜承約用組結或為衿　孔氏穎達曰組闊三寸長齊

於帶者約紐組餘長三尺與帶垂者齊紳謂帶之垂者紳重也重也重屈而舒申其制士長三尺有司長二尺五寸引子游之言以證紳之長短人長八尺大帶之下四尺五寸分為三分紳居二分長三尺也紳韠結三齊者紳謂紳帶韠謂蔽膝結謂約紐餘組三者俱長三尺故云三齊也　方氏慤曰有司欲其便於趨走故特去其五寸

寀帶有當心上者有當腰者自心上至腰一尺五寸

腰以下三尺紳指自腰以下者故曰三分帶下紳居二焉

君命屈狄再命禕衣一命襢衣士褖衣禕依注作鞠襢張戰反褖土亂反

正義鄭氏康成曰屈周禮作闕謂刻繒為翟不畫也此子男之夫人及其卿大夫士之妻命服也孔疏典命云子男之卿再命其大夫一命其士不命此云再命禕衣一命襢衣士褖衣又承闕狄下正與子男同故知據子男夫人及卿大夫士之妻也禕當為鞠字之誤也孔疏禕衣是王后之服故疑當

為鞠子男之卿再命而妻鞠衣則鞠衣襢衣褖衣者諸侯之臣皆分為三等其妻以次受此服也孔疏明諸侯臣之妻唯有三等之服公之臣孤為上卿大夫次之士次之孔疏此謂上公臣為三等侯伯子男之臣卿為上大夫次之士次之孔疏是亦三等褖或作税　孔氏穎達曰襢展也子男之士不命其妻服褖衣鄭注士喪禮褖之言緣黑衣裳以赤緣之　陳氏祥道曰周官內司服辨外內命婦之服鞠衣展衣緣衣鄭氏以為內命婦之服鞠衣九嬪也展

衣世婦也緣衣女御也外命婦者其夫孤也則鞠衣卿大夫也則展衣士也則緣衣

通論范氏鍾曰王后而下服分六等各視其夫爵以位為之隆殺也世婦而上各分六等由君而命以德為之隆殺也唯世婦命於奠繭昭婦功也其他皆從男子昭婦順也六宮之内后親蠶世婦以下皆分繭稱絲效功以共冕服百官之衆夫尊於朝婦榮於室位高而後身顯無敢覬覦一衣服之間區别如此安

有不稱其服者乎如是然後家齊而國治

存疑鄭氏康成曰君女君也孔疏女君謂后禮天子諸侯命其臣后夫人亦命其妻以衣服所謂夫尊於朝妻榮於室也孔疏子男之妻不得受天子之命受后之命

存異陸氏佃曰屈狄其夫五命之服也蒙上又兩加命是為九命所謂再命褘衣者此歟不言五命屈狄而言君命著君命以奇自五而加焉一加為七命又一加為九命矣士一命其妻褖衣若加一命是為大

夫則其妻服禒衣所謂一命禒衣者此歟據侯伯之

卿三命其大夫再命其士一命

案鄭説下禕當作鞠甚是陸氏讀如字而以經文一

命再命為加命謂子男之夫人加命服誤也如其説

則子男妻五命屈狄加一命而六則揄翟加再命而

七則禕衣乃可通耳加一命乃禒衣何説耶君命王

命也獻繭之禮世婦先奉繭示王乃獻后則必王命

之而后傳王命以命之也獨於子男之夫人言之者

其上則后夫人屬君其下則卿大夫士為臣於此言君命則上與下該矣經曰君命尊王也記曰夫人之不命於天子自魯公始則夫人固命於王不命於后可知

唯世婦命於奠繭其他則皆從男子

正義鄭氏康成曰奠猶獻也孔疏凡獻物必先奠於地凡世婦以下蠶事畢獻繭乃命之以其服天子之后夫人九嬪及諸侯之夫人夫在其位則妻得服其服矣　孔氏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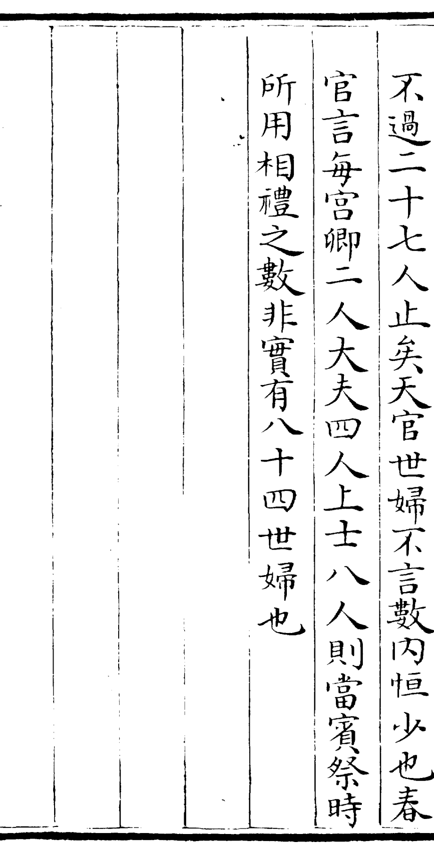
穎達曰世婦謂天子二十七世婦以下也

存疑孔氏穎達曰凡夫尊於朝妻貴於室皆得各服其命服今唯世婦及卿大夫之妻雖已被命猶不得即服命服必又須經入助蠶蠶畢獻繭繭多功大君親命之著服乃得服爾故曰命於奠繭世婦以下女御亦然其他不須奠繭之命其夫得命其妻得著命服故曰皆從男子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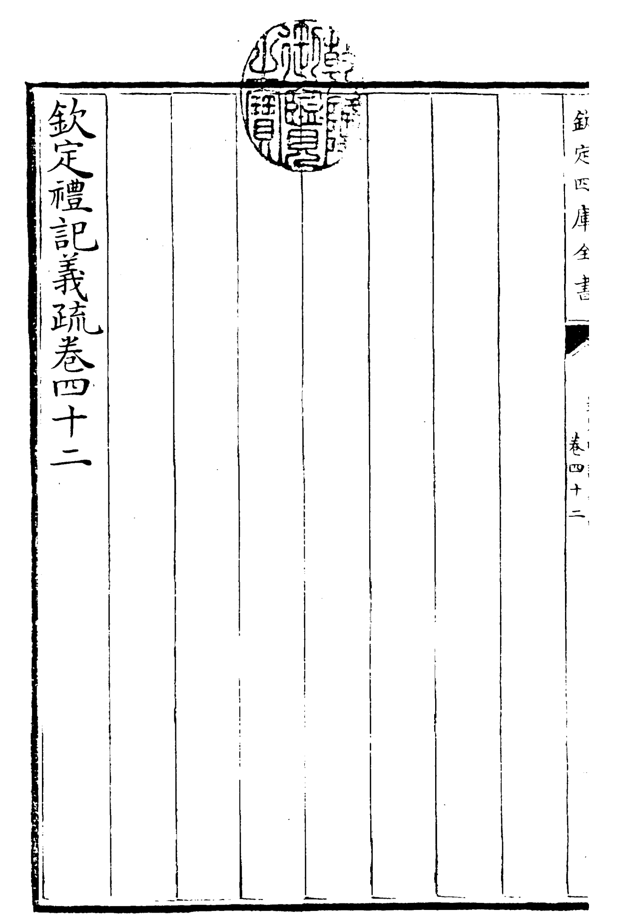
案禮天子諸侯娶一國則二國媵之皆以姪娣從一

女為嫡爲妻天子稱后諸侯稱夫人一女爲左媵一女爲右媵皆爲貴妾天子及諸侯俱稱妃或與后夫人通稱三妃亦曰三夫人盖夫者扶也取扶助人之義故王后亦可稱夫人周宣王稱姜后曰夫人周官漿人供夫人致飲于賓客之禮掌客夫人致禮玉人諸侯以享夫人夫人以勞諸侯是也一嫡二媵各以姪娣從天子一娶十二女則各從姪娣三人凡九人謂之九嬪禮所謂嫡姪娣左媵姪娣右媵姪娣是也后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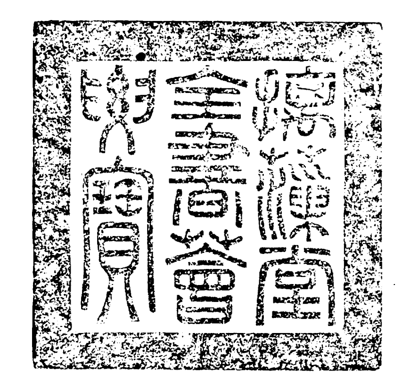
妃及嬪所從侍女嫡四人左右媵各三人凡十人謂之女御周官女御掌服二人掌縫八人是也俱屬于九嬪教之故亦稱九御周語所謂内官不過九御也三夫人九嬪不必奠繭而後命其命于奠繭者唯世婦耳但二十七世婦有本先君宫人而為世婦者或有從女御之賢而加命者此内世婦之命于奠繭者也若卿大夫之妻為外世婦則視其夫之爵以為差所謂其他則皆從男子亦必因奠繭而命也周禮天



官九嬪舉數世婦不舉數春官世婦乃舉數然總之不過二十七人止矣天官世婦不言數內恒少也春官言每宮卿二人大夫四人上士八人則當賓祭時所用相禮之數非實有八十四世婦也



欽定禮記義疏卷四十二



總校官庶吉士臣侍　朝

校對官檢討臣陳夢元

謄録監生臣王日枚

欽定四庫全書薈要

經部

欽定禮記義疏卷四十三

詳校官編修臣程嘉謨

欽定禮記義疏卷四十三

玉藻第十三之三

凡侍於君紳垂足如履齊頤霤垂拱視下而聽上視帶以及袷聽鄉任左齊音咨本又作齌頤以支反霤力救反袷居業反鄉許亮反

正義鄭氏康成曰紳垂則磬折也齊裳下緝也袷交領也　孔氏穎達曰謂臣侍君法也凡者臣無貴賤皆然紳大帶也身直則帶倚磬折則帶垂身折則裳

前下緝委地故行則足恒如踐履裳下也霤屋簷身俯故頭臨前垂頤如屋霤垂拱者拱沓手也身俯則宜手沓而下垂也視下者視高則傲故下矚也聽上謂聽尊者語宜諦聽視帶以及袷者視尊者之處也視君之法下不過帶高不過袷故曲禮云凡視上於面則傲下於帶則憂是也聽上及聽鄉任左皆備君教使也鄭注少儀曰立者尊右則坐者尊左也侍君之時君坐故侍者在右是以聽鄉皆以左為任謂以

左耳近君也　輔氏廣曰垂而必拱不盡垂也

存異孔氏頴達曰仰頭而面鄉上以聽之

案視下聽上只承頤霤垂拱總言其身容之俯盖人之耳目本平頭俯則見其目卑而耳髙視下而聽上矣孔反謂仰面非也

凡君召以三節二節以走一節以趨在官不俟屨在外不俟車

正義鄭氏康成曰節所以明信輔君命也使使召臣

急則持二緩則持一周禮曰鎮圭以徵守孔疏典瑞文謂徵召守國諸侯以鎮圭其餘未聞今漢使者擁節案周禮地官掌節掌守邦節而辨其用以輔王命官謂朝廷治事處案考工記外有九室九卿治之此其地也不俟者趨君命也必有執授之者　孔氏穎達曰此論臣被君召之儀節以玉為之君使召臣隨事緩急急則二節臣故走緩則一節臣故趨也外謂其室及官府也在官近不須車故言屨在外遠故云車庾氏曰謂急緩不出於三耳不謂節盡於三也　應氏鏞曰

豈終跣足而徒步哉倉猝承命而屨與車隨之而後耳　余氏心純曰以趨以走一節二節之所異不俟屨不俟車一節二節之所同皆敬承君命也

通論方氏慤曰孟子言旌以招大夫旂以招士皮冠以招虞人皆召以節之義也凡趨疾於行走又疾於趨

案君召以節為信節以三為度禮也然臣之奉君命弗遑不待三也雖二節以走矣不惟二也即一節以

趨矣

士於大夫不敢拜迎而拜送士於尊者先拜進面答之拜則走

正義鄭氏康成曰不敢拜迎者禮不敵始來拜則士辟也孔疏大夫詣士禮既不敵故士不敢迎而先拜大夫大夫雖拜士則辟之士往見卿大夫卿大夫出迎答拜亦辟也　孔氏穎達曰此明士於尊者之法而拜送者按儀禮鄉射鄉飲酒公食聘禮但是主人送賓皆再拜賓不答拜鄭注云禮有終故

也士於尊者謂士詰卿大夫即先於門外拜之拜竟

乃進面親相見也答之拜則走者若大夫出門而答

拜士士走辟之也　輔氏廣曰拜迎則勞尊者之答

已拜送則盡已之敬

存疑方氏慤曰尊者不必大夫凡在已上者皆是

士於君所言大夫殁矣則稱謚若字名士與大夫言名

士字大夫

正義鄭氏康成曰君所大夫存亦名　孔氏頴達曰

此論士於君及大夫之所言羣臣之法君前臣名若大夫已歿而士於君前則稱謚無謚則稱字士賤雖已死猶呼名若士與大夫言及他大夫士士呼名大夫呼字若大夫士卒則字士謚大夫　應氏鏞曰大夫歿而舉謚與字所以體君尊賢貴貴隱卒崇終之心也　陸氏佃曰春秋書孔父夷伯此歿矣則稱字之證

案君所與大夫所異其地也言大夫言士異其人也

言大夫同而或殁或生異其時也禮即因之異惟其宜與稱耳士與君大夫言名士自卑其類也與大夫言不名大夫敬大夫之類也

於大夫所有公諱無私諱凡祭不諱廟中不諱教學臨文不諱

正義鄭氏康成曰公諱若言語所避先君之名祭廟不諱謂祝嘏之辭中有先君之名者凡祭羣神廟中上不諱下孔疏有事於祖則不諱父有事於父則諱祖教學臨文不諱為

惑未知者　孔氏頴達曰士及大夫言但諱君家不自私諱父母敬大夫故不重敬也教學即師長也若諱則疑誤後生臨文謂簡牒及讀法律之事諱則失於事正

通論方氏慤曰曲禮言君所此止言大夫舉卑以見尊也此言教學曲禮不言以詩書見之也凡祭則廟在其間而重言之者廟中上不諱下與凡祭異也曲禮不言凡祭舉親以見疏也

案禮入門而問諱敬人之親猶巳之親以廣孝也是入大夫之門必諱大夫之諱即入士之門亦必諱士之諱矣而於君所無私諱者當君之前稱巳之祖父必曰先臣某雖巳易名不敢稱謚以尊君也若他大夫既歿則稱謚若字矣在大夫之所當大夫之諱而曰於大夫所有公諱者君之諱必諱之君之尊無往而不在也至他大夫之諱似可不諱然大夫尊亦不斥其名故曰於大夫所字大夫也若士之所則亦諱

士之諱若於君於大夫所雖此士在不諱之士卑也孔繹私諱爲自父母甚明而宋元諸儒必曰大夫之諱皆不諱何耶

存異孔氏頴達曰崔云無私諱謂伯叔之謂耳若至親則不得言

古之君子必佩玉右徵角左宫羽趨以采齊行以肆夏周還中規折還中矩進則揖之退則揚之然後玉鏘鳴也故君子在車則聞鸞和之聲行則鳴佩玉是以非辟

之心無自入也徵張里反趨七須反本又作趨齊鄭作薺疾私反還旋通中竹仲反折之設反

鏘七羊反辟僻通

正義鄭氏康成曰君子士已上也玉比德焉孔疏詩秦風言念君子温其如玉聘義温潤而澤仁也至孚尹旁達信也是玉以比德也徵角宮羽謂玉聲所中也齊當為楚薺之薺采齊路門外之樂節孔疏路寢門外至應門謂之趨於此趨時歌采齊詩為節至應門謂之趨孔疏爾雅宮中謂之時堂上謂之行堂下謂之步中庭謂之走大路謂之奔此對文耳若總言之門內謂之行門外謂之趨肆夏登堂之樂節孔疏路門內至堂謂之行於此行時歌肆夏詩為節周還反

行也宜圜孔疏反行謂到行反而行假令從北嚮南或從南嚮北折還曲行也宜方孔疏曲行謂屈曲而行假令從北嚮南行曲折而東嚮揖之謂小俛見於前也孔疏行前進則身小俯揚之謂小仰見於後也孔疏郤退還行則身微仰鏘聲貌鑾在衡和在式孔疏韓詩外傳文此謂平常所乘之車若田獵之車則鸞在馬鑣故秦詩注云置鸞於鑣異於乘車自由也孔氏穎達曰自此以下廣明佩玉之事聶氏崇義曰舊圖上有雙衡長五寸博一寸下有雙璜徑二寸衝牙長三寸朱子曰上横曰珩下繫三組貫以蠙珠中組之半貫一

大珠曰瑀末縣一玉兩端皆銳曰衝牙兩旁組半各縣一玉長博而方曰琚其末各縣一玉如半璧而内向曰璜又以兩組貫珠上繫珩兩端交貫於瑀而下繫於兩端行則衝牙觸璜而有聲也　方氏慤曰中規仁也中矩義也環佩以玉為之陽精之所生鸞和以金為之陰精之所成陽主仁陰主義君子存心以仁故行則鳴佩玉制事以義故在車則聞鸞和之聲有仁義則所習者是所從者正是以非辟之心無自

入也心内也而言入何哉盖心雖在内有物探之而出及其久也則與物俱入矣　朱子曰周還是直去却回來其回轉處欲其圜如規也折還是直去了復横去如曲尺相似其横轉處欲其方如矩也　又曰五音無一則不成樂非無商音但無商調先儒謂商調是殺聲也　吴氏澄曰徵謂聲中林鐘角則中姑洗也宫謂聲中黄鐘羽則中南吕也林鐘為徵隂聲之首故居右徵三變生角角閲二律與徵近故以徵

配角黄鐘爲宫陽聲之始故居左宫三變生羽羽閒
二律與宫近故以羽配宫
通論孔氏頴達曰鄭注樂師云行謂於大寢之中趨
謂於朝廷然則王出既服至堂而肆夏作出路門而
采薺作其反入至於應門路門亦如之此謂步迎賓
客王如有車出之事登車於大寢西階之前反降於
阼階之前　陳氏祥道曰書傳曰天子左五鐘右五
鐘出撞黄鐘右五鐘皆應然後大師奏登車告出也

入撞蕤賓左五鐘皆應然後少師奏登堂就席告入也周禮樂師行以肆夏趨以采齊自其出言之出撞陽鐘而陰鐘應之動而節之以止則無過舉入撞陰鐘而陽鐘應之止而濟之以動則無廢功所謂禮樂不可斯須去身者此也古之君子必佩玉其色有蒼白赤之辨其聲有角徵宫羽之應其象有仁智禮樂忠信道德之備或結或垂所以著屈伸之理或設或否所以適文質之儀此所以純固之德不內遷非僻

之心無自入也

存疑鄭氏康成曰徵角在右事也民也可以勞孔疏樂記角為民徵為事宮羽在左君也物也宜逸孔疏樂記宮為君羽為物宷步之中節與射之中節不同射必歌詩為節故曰何以聽何以射步不必有人隨之歌詩也孔謂於趨歌采齊行歌肆夏之詩天子容有之而鄭謂君子士以上亦槩言君子無故玉不去身耳士以上之君子無不佩玉者其佩玉必無不中徵角宮羽之節者趨

行雖不必如天子之歌詩其步之疾徐要無不中兩詩之節者玉之鏘鳴因其周折揖揚而孔尤晝地以計二節以走一節以趨而執玉不趨執龜不趨則異其事也君行一臣行二大夫繼武士中武則異其人也孔謂寢門外至應門趨寢門内至堂行則異其地也至右徵角左宫羽則大約言玉聲所中以起下鏘鳴之意必以左右分尊卑勞逸似迂又言玉最厚者宫最薄者羽則衝牙所觸而有聲者止兩璜無四璜

也諸儒論音不已且進而論律以兩璜而中十二律恐無是理其說每有求之太過者姑存而附論之

君在不佩玉左結佩右設佩居則設佩朝則結佩齊則綪結佩而爵韠齊側皆反綪側耕反

正義鄭氏康成曰謂世子也孔疏臣之朝君備以盡飾當佩玉今云君在不佩玉故知非臣下云世子佩瑜玉是以知世子也

出所處而君在焉孔疏下云朝則結佩謂朝時明此出所處與君同在一處非朝處也則去德佩而設事佩辟德而示即事也孔疏去玉佩示已無德設事佩示有勞役之事以奉於上也

結其左

者若於事有未能也結者結其綬不使鳴焉居則設佩謂所處而君不在焉朝則結佩朝於君亦結左也綪屈也結又屈之孔疏謂結其佩又屈上之也　思神靈不在事也爵韠者齊服玄端　孔氏頴達曰右設佩者謂事佩木燧大觿之屬也朝結佩及設佩亦皆謂世子齊則綪結佩則謂凡應佩玉之人非唯世子也　又曰熊氏皇氏並謂諸侯以下皆以玄端齊而以爵韋為韠同士禮以其齊故不用朱韠素韠義或然也　方氏

懿曰言君在不佩玉又言左結佩右設佩則知所結所設者非德佩也事佩而已居則設佩者此言德佩也居謂燕居朝謂朝於公侯之時居則設以示德音孔昭雖燕而有所不忘朝則結以貊其德音自謙而有所未發也既曰君在不佩玉又曰朝則結佩者所謂朝則在朝之時所謂在則退朝之所也退朝之所父子之道也在朝之時君臣之義也子有代父之嫌而臣無代君之禮故退朝不佩玉者子避嫌於父也在

朝必佩玉者臣盡禮於君子亦臣也盖各有所主而已
朝雖佩玉然猶結之則又有别於羣臣焉齊則績結佩
而爵韠凡致齊者皆如是當是時君不得以朱大夫不
得以素佩之聲則静而不譁服之色則幽而不著凡以
陰幽思而已　陳氏祥道曰齊所以著精明之德佩
既結矣又從而屈之不以徵角宫羽之聲散其志也
存疑陳氏祥道曰古者有德佩有事佩德佩則左右
皆玉事佩則左紛帨右玦捍之類先設事佩次加德

佩以事成而下德成而上故也詩言佩觿佩韘乃言容兮遂兮是先設事佩後德佩也　孔氏穎達曰去德佩非全去也結之使不鳴焉爵韠者謂士玄端齊故爵韋為韠也

案佩有三德佩一玉在中事佩二所謂左佩紛帨刀礪右佩玦捍管遰也玉佩無有左右者陳用之謂加德佩於事佩之上誤也世子居常毓德為要故設瑜玉而習其聲朝則雖設而結之無聲示德未成也燕居侍父則

并不設而去之并不敢言有德也左右兩事佩恆結其左并於事有未能也鄭注本明孔疏以左之結佩為君在不鳴玉誤矣先儒惟方氏最悉　又案齊服之韠無考鄭因春官司服有齊服玄端士冠禮有玄端爵韠此記言齊爵韠故以齊服玄端言之孔疏因玄端爵韠為士冠之服故據士言之然據士冠禮疏引大戴禮公冠四加合緇布冠皮弁爵弁玄冕而不言與士異韠則士以上凡服玄端皆用爵韠明矣又司服

言諸侯孤卿大夫士之服而繼之以齊服玄端素端

則玄端素端不特士之齊服矣或謂天子玄冕齊又

樂記明言魏文侯端冕而聽古樂則冕亦用端也

凡帶必有佩玉惟喪否佩玉有衝牙君子無故玉不去

身君子於玉比德焉衝昌容反

正義鄭氏康成曰凡謂天子以至士喪主於哀故去

飾衝牙居中央以前後觸也故謂喪與災眚　孔氏

穎達曰衝牙前後觸璜而為聲所觸之玉其形似牙

故曰衡牙

天子佩白玉而玄組綬公侯佩山玄玉而朱組綬大夫佩水蒼玉而純組綬世子佩瑜玉而綦組綬士佩瓀玟而緼組綬孔子佩象環五寸而綦組綬綬音受純讀為緇側其反瑜羊朱反綦音其瓀而宛反徐又作碝同玟武巾反又作砇同緼音温

正義鄭氏康成曰玉有山玄水蒼者視其文色所似也孔疏玉色似山之玄而雜有文似水之蒼而雜有文也綬者所以貫佩玉相承受者也純當為緇綦文雜色也孔疏顧命綦弁注云綦青黑色鄭風

縞衣綦巾注云綦蒼艾色是綦為雜色　縕赤黄　孔氏頴達曰尊者玉色純公侯以下玉色漸雜世子及士惟論玉質不論玉色則玉色不定也瑜是玉之美者故世子佩之承上天子諸侯則世子天子諸侯之子也然諸侯世子雖佩瑜玉亦應降殺天子世子也瓀玟石次玉者賤故士佩之　陳氏祥道曰玉之貴者莫如白賤者莫如瓀玟山玄以象君德之靜水蒼以象臣職之動山玄水蒼其文也瑜與瓀玟其質也世子佩瑜則士佩

瓀矣士佩瓀則世子而上佩瑜矣瓀或作礝以其多石故也玟或作珉以其賤故也組綬之佩謂之綬以其貫玉相承受也　方氏慤曰君以無為而體道道則純臣以有為而用事事則雜諸侯雖有君道以對天子則為臣故綬以朱之純而山玄則雜之矣世子亦有君道以有父在則為臣故玉以瑜之純而綬以綦則雜之矣此非隆殺之辨歟　陳氏澔曰象環五寸燕居佩之非謂禮服之正佩也

存疑鄭氏康成曰孔子佩象環謙不比德亦不事也象有文理者也環取可循而無窮　孔氏穎達曰象環五寸法五行也

童子之節也緇布衣錦緣錦紳并紐錦束髮皆朱錦也

并必正反紐女丑反

正義鄭氏康成曰童子未冠之稱也冠禮曰將冠者采衣紒也　孔氏穎達曰此以下論童子之儀童子之節謂未成人之禮節用緇布為衣尚質故也用錦

為緇布衣之緣又紳帶及約帶之紐皆用錦并以錦為總而束髮其錦皆用朱色之錦示將成人有文德一文一質之義也　徐氏師曾曰前言弟子縞帶則此亦縞帶以錦為紳并紐也

肆束及帶勤者有事則收之走則擁之

正義鄭氏康成曰肆讀為肄肄餘也餘束約紐之餘組勤謂執勞辱之事也此亦亂脱在是宜承無箴功

孔氏頴達曰身充勤勞之事則收斂在手須趨走則

擁抱之於懷

童子不裘不帛不屨絇無緦服聽事不麻無事則立主人之北南面見先生從人而入絇其俱反見賢遍反

正義鄭氏康成曰皆為幼小不備禮也絇屨頭飾也雖不服緦猶免孔疏問喪云免者不冠者之服故知未成服童子雖不當室猶著免也童子不當室不免而此注云猶免者崔氏熊氏並云不當室而免者謂未成服而來也問喪云不當室不免者謂據成服之後也深衣無麻往給事也 孔氏穎達曰不裘不帛為大溫傷壯氣也不屨絇未成人不盡飾為節

也童子唯當室與族人有恩相接之義故遂服本服之緦若不當室則情不能至緦故不服也主人喪主也此童子來聽事若有事則使之若無事則立主人之北南面而立先生師也童子不能獨為禮若往見師則隨成人而入也　方氏慤曰不裘即不衣裘裳是也不帛即不帛襦袴是也　陸氏佃曰童子於有喪者之家當事則不麻為其幼也故謂之聽事而已

少儀曰童子曰聽事　陳氏澔曰童子未能習禮且

緦輕故父在不緦父歿則本服不可違矣從人而見先生不敢以卑小煩長者為禮也

侍食於先生異爵者後祭先飯客祭主人辭曰不足祭也客飧主人辭以疏主人自置其醬則客自徹之一室之人非賓客一人徹壹食之人一人徹凡燕食婦人不徹飯扶晚反飧音孫

正義鄭氏康成曰後祭先飯謙也客祭者盛主人之饌也客飧者美主人之食也疏之言麤也客自徹敬

主人也徹奠於序端一室之人同事合居者也賓客則各徹其饌壹猶聚也為赴事聚食也婦人不徹質不備禮　孔氏穎達曰此論侍食及徹饌之節異爵謂尊於已者饌不為已故後祭先飯示為尊者嘗食也客飧者若食竟作三飯飧也主人敬客自置其醬則客宜報敬故自徹之曲禮主人親饋是也同事而合居一室既無的賔主故必少者一人徹饌赴事壹聚共食則亦不人人徹亦推一人徹也　方氏慤曰

先生尊者異爵貴者也

存疑輔氏廣曰徹亦徹醬也曲禮卒食客自前跪徹飯齊以授相者鄭云齊醬屬也公食大夫禮賓卒食北面取梁與醬以降然則主人不自置醬則客猶徹

飯與

食棗桃李弗致於核瓜祭上環食中棄所操凡食果實者後君子火孰者先君子有慶非君賜不賀有憂者核行

鬲反操七刀反後胡豆反先悉薦反

正義鄭氏康成曰弗致於核恭也上環頭忖也孔疏忖切謂切瓜頭切去疐　果實隂陽所成非人事故後君子火孰備火齊不得故先君子非君賜不賀者惟君賜為榮也有憂者下絶亡非其句　孔氏穎達曰弗致於核謂懐核不置於地也食瓜亦祭先環者横斷形如環也斷則有上下環上環是疐閉下環是脱華處祭時取上環祭之而食中操謂手所持者棄之不食有慶謂或宗族親戚燕飲聚會雖吉不相賀唯受君賜為榮

故相賀拜　朱子曰注云頭忖謂疐頭所切一環也以其所生之本味最甘美又先斷而不汙故以為祭中者中環也亦甘且潔故以奉尊者所操下環為手所持處以其味薄而不潔故棄之而不食也

通論方氏慤曰自然之味以先食為新使然之味以後食為慎周官膳夫品嘗食王乃食而不及果實者亦此之意

存疑陸氏佃曰有慶非君賜不賀言有憂者有慶惟

君賜然後賀

案有憂者三字陸氏連上文不賀為句不如鄭氏下屬亡為正

勤者有事則收之走則擁之

正義鄭氏康成曰此補脱重

孔子食於季氏不辭不食肉而飱

正義鄭氏康成曰以其待已及饌非禮也　孔疏凡客將食興辭而孔子不辭者必是季氏進食不合禮也凡禮食先食胾次食殽乃至肩至肩則飽乃飱孔子不食肉仍

為飱者是季氏餟失禮故也

通論應氏鏞曰聖人待陽貨之禮婉而深待季氏之禮直而簡意者季氏猶可以微意警而陽貨不可與語與

總論范氏鍾曰食之節俎豆庶羞非不備禮也而置與徹惟以醬貴食味之主也左右給使非無以供役也而賓主必自置與徹蓋取親於其身之為敬且重也尊者逸卑者勞少長有禮矣男子徹婦人不徹男

女有别矣一食之閒曲盡如此古人非為飲食也為行禮也賜果懷核敬君也瓜祭上環敬先也薦新與火孰異尊賢也一果之微皆有法安敢肆情於禮節之外乎

君賜車馬乘以拜賜衣服服以拜賜君未有命弗敢即乘服也君賜稽首據掌致諸地酒肉之賜弗再拜

正義鄭氏康成曰乘服以拜敬君惠也稽首致首於地據掌以左手覆按右手也酒肉之賜弗再拜輕也

受重賜者拜受又拜於其室也　孔氏穎達曰凡受君賜賜至則拜至明日更乘服所賜往至君所又拜重君恩也酒肉但初賜至時則拜明日不重往拜也

馬氏晞孟曰車服之賜庸賜也是故乘服而再拜酒肉之賜斯須之賜也是故有拜而不再

存異鄭氏康成曰君未有命謂卿大夫受賜於天子者歸必致於其君君有命乃服之孔疏卿大夫為使臣

辨正陸氏佃曰謂非輕賜雖有車馬衣服不敢輒乘

服也若後世三品雖應服紫五品應服緋必君賜而後服　應氏鏞曰凡君之賜服有命矣而曰君未有命者蓋車馬衣服皆視爵命以為賜臣聞君命則必謙遜而致辭詩所謂受爵不讓至於已斯亡者正以受而不辭也辭焉而又再命之然後乘服以拜況車馬重賜為人子者三賜不及焉則其必辭以待命可知　王氏圻曰必待君命自是人臣敬慎之禮若依注作諸侯之卿大夫為使臣說則其方受天子賜時

已乘服拜賜而歸又獻於其君待君命之而後乘服

是二天子矣此説難通

凡賜君子與小人不同日

正義鄭氏康成曰慎於尊卑也　方氏慤曰王者之

賜與於其賢足以爵則賜之爵以馭其賢庸足以祿

則賜之祿以馭其庸至於其賢不足爵庸不足祿而

恩私施焉則與之以馭其幸而已謂之君子則於賢

庸為有餘小人則於賢庸為不足此君子小人賜與

之別也　周氏謂曰賜君子以德與小人以力賜與均之者恩也不同日者義也

通論陳氏祥道曰事不同不可同日語人不同不可同日賜故詩勞還率則歌出車勞還役則歌杕杜凡以明貴賤辨等列也昔虢公晉侯之朝於周也同賜以五穀之玉君子猶以位之不同為譏秦后子楚子干之寓晉也同食以百人之餼君子猶以富之不同為譏況君子與小人乎

凡獻於君大夫使宰士親皆再拜稽首送之膳於君有葷桃茢於大夫去茢於士去葷皆造於膳宰大夫不親拜為君之答已也葷許云反茢音列去起呂反為于蔿反

正義鄭氏康成曰再拜稽首送之敬也葷桃茢辟凶邪也大夫用葷桃士桃而已葷薑及辛菜也茢菼帚也造於膳宰皆致命而授之葷或作君㷮大夫不親拜者不敢變動至尊　孔氏穎達曰此論臣獻君物及致膳於尊者之儀大夫尊恐君拜已之獻故自不往

而使巳膳宰往獻士賤不嫌君拜案下記言士侍諾而退又拜弗答拜疏為君不答士拜所謂不嫌君拜者以此故身自親送皆再拜稽首者雖大夫使人初於家亦自拜送而宰將命及士自送之君門付小臣之時宰及士皆再拜而送之也天子諸侯之臣獻孰食於君恐邪氣干犯故用辟凶邪之物覆之大夫之臣以食獻大夫則除茢士之臣吏以食獻士又去葷桃桃枝也皆皆於君大夫士也造至也膳宰主飲食官也獻孰食者操醬齊以致命致命竟

而以所獻之食悉付主人之食官也大夫自獻則屈
君答已解所以不自獻義也　方氏慤曰桃以其性
葷以其氣茢以其形形不如氣氣不如性故貴賤多
少之數去其一者去茢去其二者又去葷惟桃為不
可去無貴賤一也皆造於膳宰者則以不敢專達必
待主膳之人達之也
存疑鄭氏康成曰膳美食也
辨正陳氏祥道曰膳於君大夫士者致福之膳也非

致福之膳則無事於桃茢

案少儀有為己祭而致膳於君子曰膳之文則陳說為是不然而大夫士以美食進君不幾於謟且褻乎存異徐氏師曾曰造於膳宰不言拜恐授小臣時不必拜

案士拜送在家拜送其所獻以往也其造於君所則又拜大夫則惟拜於家至造於膳宰時則使者代拜徐謂造於膳宰不必拜未然

大夫拜賜而退士待諾而退又拜弗答拜大夫親賜士士拜受又拜於其室衣服弗服以拜敵者不在拜於其室敵音狄

正義鄭氏康成曰大夫拜賜小臣受大夫之拜復以入告大夫拜便辟也孔疏大夫往拜至門外告小臣小臣入白大夫大夫乃拜拜竟乃退士拜受又就拜於其家是所謂再拜也衣服弗服以拜異於君惠也拜於其室謂來賜時不見也見則不復往　徐氏師曾曰於士言弗答拜則大夫為答拜而

退可知

凡於尊者有獻而弗敢以聞士於大夫不承賀下大夫於上大夫承賀親在行禮於人稱父人或賜之則稱父拜之

正義鄭氏康成曰有獻而弗敢以聞謂獻辭也少儀曰君將適他臣若致金玉貨貝於君則曰致馬資於有司是其類也承受也士有慶事不聽大夫親來賀已不敢變動尊也稱父事統於尊　孔氏穎達曰凡

謂賤者也謂臣有獻於君士有獻於大夫其辭不敢云獻聞於尊者但當云贈從者之屬不承賀不受賀也下大夫於上大夫尊卑近故受也　輔氏廣曰有獻致其誠也弗聞恐其瀆也　方氏慤曰行禮於人稱父不敢私交也人或賜之稱父拜之不敢私受也

徐氏師曾曰有獻而弗敢以聞即造於膳宰之義

禮不盛服不充故大裘不裼乘路車不式

正義鄭氏康成曰禮盛者服充大事不崇曲敬也大

衮路車謂祭天也周禮王祀昊天上帝則服大裘而冕乗玉路或曰乗兵車不式　孔氏頴達曰充猶襲也服襲是充美於内雖盛禮乃然聘及執玉龜皆襲也禮盛服充不見美也路車謂玉路郊天車過門閭不式亦禮盛不為曲敬也　周氏諝曰以文為敬則不敢充其美以質為敬則不敢見其美大裘不裼以質為敬也乗路車不式所敬不貳也　馬氏晞孟曰充其服者内心也以德將者也然則致其飾者非禮

之盛者也禮不足然後致其飾　陸氏佃曰大裘不裼則襲襲可知

通論方氏慤曰執玉有藉者裼無藉者襲圭璋則無藉以之聘璧琮則有藉以之享聘禮在先享禮在後因聘而後有享故也則聘禮固盛矣　吳氏澄曰此章前後有四充字記者雜取非必出於一人一時之言然其意亦不異盖充者備也滿也備滿有盛之義焉不充其服如衛文公大布之衣大帛之冠自抑損

而不充盛其服也服之襲也充美也使美藏於内而

而不露美之在内備滿充盛也若露裼衣而見其美

則不得為盛矣臣之於君不敢以充盛自處惟自抑

損乃為敬君故臣以見美不充為敬也不敢充服不

充亦同此義

存異孔氏穎達曰郊禮盛服大裘則無别衣裼之是

不見美也

案此不裼謂充美其為襲無疑孔子曰至泰壇服衮

戴冕璪十有二旒而孔疏云無别衣裼之是表裘也

表裘則裘全露不惟見美而已而反以為充美可乎

父命呼唯而不諾手執業則投之食在口則吐之走而

不趨親老出不易方復不過時親瘠色容不盛此孝子

之疏節也唯于癸反徐以水反瘠才細反

正義鄭氏康成曰不諾不趨至敬也易方為其不信

已所處也復反也不易方不過時不可以憂父母也

疏節言非至孝也瘠病也王季有疾文王色憂行不

能正履是也　孔氏頴達曰此明子事親之禮父命呼父召子也命謂遣人呼應之以唯而不稱諾唯恭於諾也急趨父命故投業吐食也趨疾趨也但急走往而不暇疾趨也　案趨則有容走則無容不暇疾趨謂不暇為容也　方常也若啓往甲則不得往乙若覔不見則老人易憂愁也復還也旦啓云日中還不得過中　方氏慤曰出不易方有定所也復不過時無愆期也孝子事親豈必老而後如是以親老者尤不可不知也孝子之事親

也養則致其樂病則致其憂故親癠色容不盛
存疑孔氏穎達曰親之病孝子當憂愁危懼行不能
正履也今親病唯色容不充盛而已不能顑頷憂愁
危懼此乃是孝子疏簡之節言孝心不篤也
案疏通也疏節猶言通禮如此鄭引文王色憂証色
容不盛而云非至孝正使人由可見處思其至處而
孔疏分為二等失鄭義矣
父没而不能讀父之書手澤存焉爾母没而杯圈不能

飲馬口澤之氣存焉爾圈起權反

正義鄭氏康成曰圈屈木所為卮匜之屬見親之器物哀惻不忍用也　孔氏頴達曰手澤謂父平生所持手之潤澤在焉口澤謂母平生口飲潤澤之氣在焉不能謂不能忍為此事也　方氏慤曰書謂書册君子所執以誦習故於父言之杯圈飲食器也婦人惟酒食是議故於母言之手澤汗之所漬也口澤津之所漬也口有氣焉故又以氣言之　輔氏廣曰於

其疏者苟不及焉則其餘不足觀矣親亡而澤猶存
惟篤於孝者覺之上為疏節而此為至性也
總論范氏鍾曰孝子之事親也聽於無聲視於無形
況父之所命呼乎父母在不遠遊遊必有方一舉足
不敢忘況敢易方過時此生而盡其情也及其疾病
色憂不滿容中心達於面目不自知此病而致其憂
也然皆疏節爾致愛則存致慤則著思其居處思其
所嗜覩物動心有不忍焉此終身不能忘沒而致其

思也

君入門介拂闑大夫中棖與闑之閒士介拂棖賓入不中門不履閾公事自闑西私事自闑東闑魚列反棖直衡反閾音域

正義鄭氏康成曰君入門謂兩君相見也棖門楔也

君入必中門上介夾闑大夫介士介鴈行於後示不相沿也孔疏鴈行參差節級崔氏皇氏並云君必中門者當棖闑之中主君在闑東賓在闑西主君上擯在君之後稍近西而拂闑賓之上介在賓之後稍近東而拂闑大夫擯介各當君後在棖闑之中央義或當然今依用之

君若迎聘客擯者亦然不中門不履閾

辟尊者所從也閾門限此謂聘客也公事聘享私事覿面也　孔氏穎達曰此明兩君朝聘卿大夫入門之儀入門謂入大門此謂兩君相見主君在闑東賓君在闑西皆當棖闑之中介謂上介稍近君故拂闑大夫之介微遠於闑故當棖與闑之閒士介卑去闑遠故拂棖闑謂門之中央所豎短木也棖謂門之兩旁長木所謂門楔也介者副也此明朝又明聘賓入者謂聘賓也不中門謂不當闑西棖闑之中央不履

閾足不履踐門限之上也聘享是奉君命而行故謂之公事自闑西用賔禮也私覿私面非行君命故謂之私事自闑東者從臣禮也

通論方氏慤曰入門左而自闑西以就西階故也入門右而自闑東以就東階故也公事為國而與主君敵故自西焉私事為巳則從主君而已故自東焉曲禮又言大夫士出入君門由闑右則一自東而已與此異者彼言為臣此言為賔故也　朱子曰案此云

門只有一閞賈氏儀禮疏獨云門有二閞故中庭之處及君與賔介行之次第皆有不同未知孰是當更攷之

案聘禮行聘時納賔賔入門左介皆入門左是公事自闑西禮畢而請覿賔覿入門右北面奠幣擯者辭則承幣入門左介皆入門左其上介請覿奠幣奉幣禮亦如之惟士介初入門右擯者辭士介終不敢入門左是私事自闑東者從其初之入門右而奠幣言

之

君與尸行接武大夫繼武士中武徐趨皆用是疾趨則欲發而手足毋移圈豚行不舉足齊如流席上亦然端行頤霤如矢弁行剡剡起屨執龜玉舉前曳踵蹜蹜如也毋音無圈舉遠反豚徒渾反說文從彖篆文從肉豕作豚齊音咨頤音移霤力救反剡以漸反蹜色六反

正義鄭氏康成曰接武尊者尚徐蹈半迹孔疏二足相躡每蹈於半未得各自成迹繼武迹相及孔疏兩足迹相接中武迹閒容迹也孔疏中猶閒也每徙足閒容一足地乃躡之也徐趨謂君大夫士之徐行皆

如與尸行之節也疾趨謂直行也疏數自若發謂起屨也孔疏屨頭恒起無復繼迹之異移之言靡匜也孔疏靡匜搖動也毋移欲其直且正孔疏雖屨恒欲起而手足猶宜直正不得邪低搖動欲或為數圈轉也豚之言若有所循孔疏轉足循地而行不舉足曳踵孔疏足不離地則衣之齊如水之流矣孔子執圭則然此徐趨也席上亦然尊處亦尚徐也端直也頤或為霤此疾趨也執龜玉舉前曳踵著徐趨之事　孔氏穎達曰君天子諸侯也武迹也徐趨遲行也皆皆於君大夫士

也圈豚行者釋上徐趨之形齊裳下緝也足既不舉身又俛折則裳下委地曳足如水流狀也端行頤霤上疾趨之節端行謂直而行頤霤者行既疾身乃小折而頭直俛臨前頤如屋霤之垂也矢箭也身趨前進不邪如箭也弁急也剡剡身起貌疾行欲速而身屨恆起也踵謂足後跟也執龜玉徐趨之時初舉足前後曳足跟行不離地蹜蹜言舉足狹數也　方氏慤曰凡行步廣則疾而勞狹則緩而逸尊者逸而卑者

勞故君至於士尸行之節其別如此圈豚行不舉足者謂回旋而行也席雖以坐其行而就坐之時亦以是為節焉剡剡則如火之趨上固異乎流之趨下矣

輔氏廣曰趨雖疾而布武未改故曰足毋移併言手者亦不改其拱也故曰張拱而趨舉前曳踵若所謂不舉足則前亦不舉矣

存疑陸氏佃曰豚行蓋言冕行知然者以端行弁行知之也端行謂服玄端而行弁行謂服爵弁皮弁而

行

案武專以足跡言行兼以身容言就足而視其跡則有接武繼武中武三者之異而君大夫士之貴賤以殊此各人尋常行步之法也就身而視其容則有圈豚行端行弁行三者之異而趨之徐疾亦見此臣與君行之法也尊君故行舒緩惟有接武一法臣恭君命故有徐趨疾趨二法蓋君行一臣行二徐趨二步而始如繼武之一步疾趨二步而始如中武之一步

總以反覆形容行步之節爾其言尸者君不迎尸而事尸於堂禮堂上接武故因言君而並及之恐不當謂大夫與尸行繼武士與尸行中武也

凡行容惕惕廟中齊齊朝廷濟濟翔翔惕音傷又音陽齊才兮反濟在啓反

正義鄭氏康成曰惕惕直疾貌凡行謂道路也孔疏道路雖速疾不忘於直故其容疾而直齊齊恭慤貌孔疏齊齊自收持嚴正以對神不敢舒散也濟濟翔翔莊敬貌孔疏濟濟有嚴儀矜莊翔翔行而張拱並朝廷所需也

君子之容舒遲見所尊者齊遬足容重手容恭目容端口容止聲容靜頭容直氣容肅立容德色容莊坐如尸燕居告溫溫齊音咨又側皆反遬音速

正義鄭氏康成曰齊遬謙慤貌遬猶蹙蹙也足容重舉欲遲也手容恭高且正也目容端不睇視也口容止不妄動也聲容靜不噦欬也頭容直不傾顧也氣容肅似不息也色容莊勃如戰色坐如尸尸居神位敬慎也告謂教使也詩云溫溫恭人孔疏詩小雅小宛之篇

孔氏頴達曰舒遲閑雅也雖尋常舒遲若見所尊之人則自斂持迫促不敢自寛奢也燕居謂私燕所居色尚和善教人使人之時惟須温温不欲嚴慄　應氏鏞曰立容德中立不倚儼然有德之氣象　輔氏廣曰莊有不動之意謂不輕喜易愠

通論方氏慤曰舒遲所以脩容也若夫父黨無容則無事舒遲矣故曰見所尊者齊遬齊則不舒遬則不遲告温温則所謂載色載笑匪怒伊教是也　陸氏

佃曰口容止足容重則言行可知後言燕居則以上非燕處之容也孔子曰居不容

總論朱子語類問禮記九容與論語九思一同本原之地固欲存養於容貌之間又欲隨事省察朱子曰即此便是涵養本原這裏不是存養更於甚處存養

存疑鄭氏康成曰立容德如有予也（孔疏德得也如人授物於已已得之已授物於人人得之形）徐氏邈曰德音置

凡祭容貌顏色如見所祭者

正義鄭氏康成曰如覩其人在此　孔氏頴達曰凡祭謂諸祭也容貌恭敬顏色溫和如似見所祭之人謂祭如在也

案容貌見於一身顏色獨見於面致誠信與忠敬則視無形於有形聽無聲於有聲矣

喪容纍纍色容顛顛視容瞿瞿梅梅言容繭繭纍良追反顛音田視又作目瞿紀具反繭古典反

正義鄭氏康成曰纍纍羸憊貌顛顛憂思貌瞿瞿梅

梅不審貌藹藹聲氣微也　孔氏穎達曰顛顛謂顏色不舒暢也瞿瞿驚遽貌梅梅謂微昧也　輔氏廣曰纍纍顛顛皆隕落崩壞之貌藹藹鬱結而未有緒也　陸氏佃曰張則瞿瞿收則梅梅經曰見似目瞿戎容暨暨言容詻詻色容厲肅視容清明暨其記反詻五格反正義鄭氏康成曰暨暨果毅貌詻詻教令嚴也厲肅儀形貌清明察於事也　孔氏穎達曰厲嚴也肅威也視容清明瞻視之容須清察明審也

立容辨卑毋讇頭頸必中山立時行盛氣顛實揚休玉色辨讀爲貶彼檢反又方犯反讇音諂舊又音鹽

正義鄭氏康成曰讇謂傾身以自下也頭頸必中頭容直山立不摇動也時行時而後行也詩云威儀孔時顛讀爲闐玉色色不變也

案立容辨者賈子誼曰固頤疑視平肩正背端股整足體不摇肘是謂經立因以微磬曰拱立因以磬折曰肅立因以垂佩曰卑立經立天子宜之拱立國君

宜之肅立大夫宜之卑立士宜之所當辨也立至於卑則易諂故又戒之頭頸必中即平肩正背之意統言之也下又合行容言之言人立則靜行則動其靜如山之凝其動如時之運此必有盛德之氣闐實於中故休美之光著揚於外如玉有温潤縝密之德自有孚尹旁達之色非有意為之也

存疑鄭氏康成曰辨讀為貶自貶卑謂磬折也揚讀為陽盛身中之氣使之闐滿其息若陽氣之體物也

存異孔氏穎達曰立容謂軍中立之容山立者立則嶷如山之固樂記總干而山立　輔氏廣曰山立重也時行敏也兵法曰來如處女去如脫兔

辨正吳氏澄曰舊注以立容辨止玉色合上戎容四句共為一節今案上文記喪容先總一句乃分三句記喪之色喪之視喪之言記戎容亦先總一句乃分三句記戎之言戎之色戎之視喪容之哀先觀顏色故色容先於視言戎容之嚴先在號令故言容先於

色視立容以下五句於戎容無所當宜别為一節

黄氏曰立容辨謂所立之容明辨尊卑左右之分無

僭上也又慮其卑退失分則近乎諂媚故云卑毋諂

綦鄭訓辨卑為貶卑謂磬折孔謂在軍當貶損卑退

不驕士卒又引樂記總干山立以釋山立不貶卑與

上異訓矣輔氏黄氏皆指為戎容吳氏别為一節黄

氏於立容辨斷句辨字不改讀得之

凡自稱天子曰予一人伯曰天子之力臣諸侯之於天

子曰某土之守臣某其在邊邑曰某屏之臣某其於敵以下曰寡人小國之君曰孤擯者亦曰孤守手又反

正義鄭氏康成曰予一人謙自别於人而已伯上公九命分陝者邊邑謂九州之外大國之君自稱曰寡人擯者曰寡君孔疏春秋大夫出使之時稱巳君為寡君　孔氏穎達曰此以下明天子至士自稱及擯者傳辭之法天子與臣下言及遣擯者接諸侯皆稱予一人言我於天下祇是一人而巳若臣下稱一人則謂率土之内惟有

此一人尊之也伯自稱於諸侯言巳是天子運力之臣曲禮謂二伯擯於天子則云天子之吏也諸侯身對天子自稱曰某土之守臣某若諸侯之上介致辭於天子之擯者亦當然其天子之擯告天子則曰臣某侯某其在九州之外邊鄙之邑自稱於天子曰某屏之臣某若使上介告天子之擯亦當然其天子之擯告天子則曰臣某子某某男某曲禮云其在東夷北狄西戎南蠻雖大曰子男者亦曰男也諸侯於敵

以下自稱曰寡人言以下通及民也小國謂夷狄子男之君自稱及介傳命云某土之孤其擯者告天子亦應云某孤也其在國自稱亦曰孤　方氏慤曰於後言小國則前所言皆大國也

存異陸氏佃曰予一人求助之辭伯言力而已亦謙也不言之於天子著其於敵以下自稱如此據諸侯之於天子曰某土之守臣某且言天子言伯以臨下之辭稱之亦言之法諸侯言之於天子則非是也若

後世上表與據諸侯見天子曰臣某侯某且曰某土之守臣某則在國可知其在邊邑自兹以往非王土且非守也為屏而已故曰某屏之臣某其於敵以下同姓異姓小邦諸侯自稱如此知然者以天子同姓異姓大國自稱於諸侯曰天子之老知之也然則小國之君即前所謂庶邦小侯是也

案某屏之臣某依疏為自稱於天子之辭其在邊邑云者緊承上語也陸氏據諸侯見天子曰臣某侯某

而疑此為非謂若後世上表非也據鄭注曲禮謂臣某侯某為啬夫承命告天子辭則此為自稱於天子可知且邊邑何嘗不是守土屏亦有守衛之義虞書外薄四海安見邊外即非王土

上大夫曰下臣擯者曰寡君之老下大夫自名擯者曰寡大夫世子自名擯者曰寡君之適（適丁歷反）

正義鄭氏康成曰擯者之辭主謂見於他國君下大夫自名於他國君曰外臣某（孔疏如此言下大夫自名為對巳君則經云上

大夫曰下臣亦對巳君也　孔氏頴達曰上大夫卿也自於巳君之前稱曰下臣若出使他國在於賔館主國致禮上大夫設擯禮待之此擯者稱大夫為寡君之老雖以擯為文其實為介接主君之辭亦當然擯介通也下大夫對巳君稱名而巳不敢稱下臣卑遠於君也出使設擯者以待主國此擯者稱下大夫云寡大夫不敢稱寡君之老世子對巳國之君稱名擯者曰寡君之適謂對他國之辭也　輔氏廣曰上大夫既曰下

臣矣下大夫非名則無稱　方氏慤曰世子亦公子爾以爲適而傳世故名世子而擯者亦曰寡君之適

通論孔氏穎達曰出使之臣在客曰介當云介而云擯者謂出使他國在於賓館主國致禮已爲主人故稱擯也且擯介散則通

案孔氏據君前臣名謂宜曰下臣其是也經其省文與抑與下大夫自名互備與

公子曰臣孽士曰傳遽之臣於大夫曰外私大夫私事

使私人擯則稱名孽音枿五葛反徐五列反傳陟戀反遽其庶反使色吏反

正義鄭氏康成曰孽當為枿聲之誤孔疏枿是樹生之餘故盤庚云若顛木之有由孽是也　方氏慤曰世子為適則知公子為庶庶子孽也適子本也故公子曰臣孽謂之孽者以其自本旁出若木之有孽故也傳遽以車馬給使者也孔疏士位卑給車馬役使故稱傳遽　方氏慤曰周官行夫下士掌傳遽之小事急而不違曰遽士以事人為事故自言服傳遽之賤役　案傳遽特謙辭如下走及牛馬走之類非必盡掌傳遽也士臣於大夫者曰私人孔疏此下文云大夫私事使私人擯故知大夫之臣曰私人也

孔氏穎達曰公子曰臣孽謂對已君也若對他國當云外臣

傳遽亦謂對己君也大夫家臣稱私此士既不與大夫為臣故對大夫稱曰外私私人擯則稱名者謂以己之屬臣為擯相雖是上大夫及下大夫擯者則皆稱大夫之名以其非公事正聘故降而稱名也　輔氏廣曰公子曰臣孽常使其自别於適也案大夫得臣士而士稱於他大夫不敢曰外臣辟君也　方氏慤曰公子與士皆不言擯則以卑而畧之

存疑鄭氏康成曰私事使謂以君命私行非聘也若

魯成公時晉侯使韓穿來言汶陽之田歸之於齊之類

辨正劉氏敞曰鄭說非也此乃謂若趙襄子使楚隆弔吳夫差之類爾凡大夫聘而傳命則當稱寡君至於私臣擯於君命不得言主故名之也楚隆之辭曰寡君之老無卹使陪臣隆敢展謝之此則名者也

案此言私事所以別於公也若奉君命則公矣故不曰君事而曰大夫私事然大夫交不出竟茲記固春

秋之變禮與

公士擯則曰寡大夫寡君之老大夫有所往必與公士為賓也賓必刃反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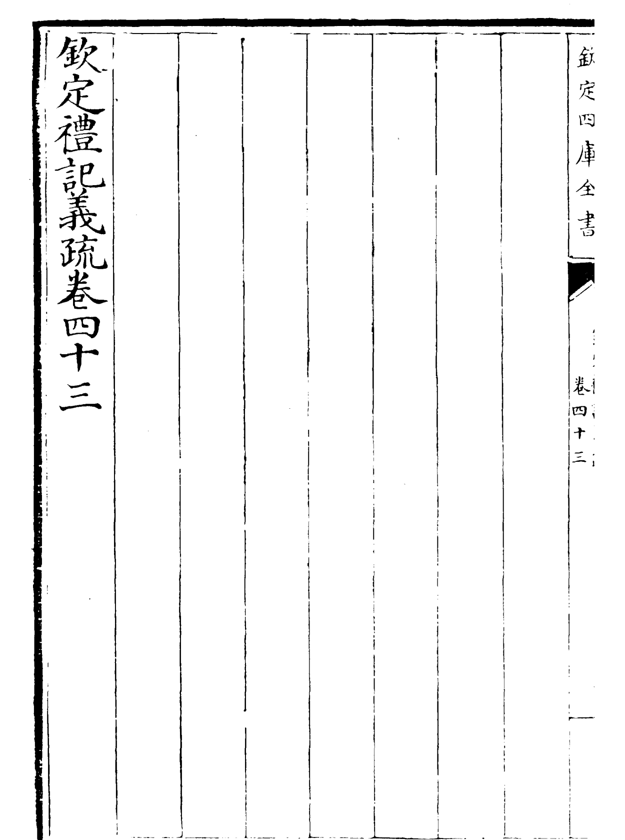
正義鄭氏康成曰謂聘也大聘使上大夫孔疏案聘禮及竟張旜周禮孤卿建旜故知大聘使卿小聘使下大夫孔疏聘禮小聘曰問其禮如為介案大聘大夫為上介今云如其為介故知小聘是大夫公士為賓謂作介也往之也孔氏穎達曰正聘之時則用公家之士為擯不用私人稱下大夫曰寡大夫上大夫曰寡君之老大

夫正聘者有所往適之時必與公士為賔賔介也言使公士作介也　輔氏廣曰寡大夫官也寡君之老君之所尊也私事使固不可稱矣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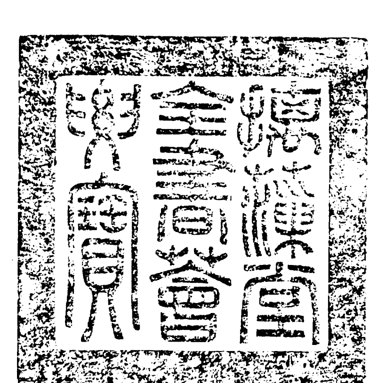
案非正聘降其所稱用臣禮也正聘隆其所稱用賔禮也大夫正名於他國重本國之體以不辱君命也使公士擯則稱寡君之老寡大夫而此擯者亦得受賔禮使私人擯則稱名而此擯者亦不得受賔禮也公私之辨其嚴如此

總論范氏鍾曰凡自稱孤寡不穀純乎謙也稱人與擯贊雖謙而有體如寡君之老之適曰寡謙也曰老曰適未嘗不明德與序矣對尊者極其謙如某守臣屛臣曰孽曰傳遽是也對敵之辭謙不失巳

案戴記如曲禮少儀雜記諸篇多係掇拾不甚條貫又有後來爛脫者元熊氏朋來吳氏澄各有考定本不妨互觀猶大學有古本二程子本朱子本石經本也



欽定禮記義疏卷四十三



總校官庶吉士臣侍　朝

校對官檢討臣王鍾健

謄録監生臣劉復善